

三國志

卷十



91385

四太奇書第一種卷之五十八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第一百十五回

詔班師後主信讒

托屯田姜維避禍

姜維四伐與三伐相連而三伐勝而四伐不勝張翼所

謂回蛇添足者也今八伐亦與七伐相連而七伐勝而

八伐不勝是又回蛇添足矣而姜維之意則以為不然

蓋回蛇而既成則蛇固可以無足若回蛇而未就則蛇

正不可無尾耳

洮陽之出維以為非艾之所料而艾則知其料我之不

料也祁山之救維知為艾之所料而艾則不知其料我

之能料也至于後主之召回不獨維不料之艾亦不料

之矣智者之智常出于智者之意外愚者之愚亦出于

智者之意外讀書至此能不為之慨然

又有讀至終篇而復與最先開卷之數行相應者如觀

黃龍見井中之兆令人思青蛇見御座之時觀曹髦咏

黃龍之詩令人思漢帝咏飛燕之句斯已奇矣然當時

之人猶未以前事相况也至于姜維之欲去黃皓則明

明以十常侍為比明明以靈帝為鑒於一百十回之後

忽然如睹一百十回以前之人忽然重見一百十回以

前之事如此首尾連合豈非絕世奇文

第一才子書

卷五十八



武侯出師以屯田終。姜維出師亦以屯田終。屯。沓。中。與。屯。渭。濱。無。異。耳。以。為。避。禍。而。保。蜀。之。道。在。焉。以。為。保。蜀。而。取。魏。之。道。亦。在。焉。姜。維。未。常。有。九。伐。之。事。而。後。人。以。沓。中。之。役。為。姜。維。之。九。伐。中。原。大。為。取。魏。而。屯。田。則。雖。謂。之。九。伐。焉。可。也。

蜀之伐魏自此終而魏之伐蜀又自此始。可見漢不滅賊則賊必滅。漢此正武侯不兩立之說也。先主將入西川先見孔明西圖一幅又得張松圖一幅司馬昭將取西川先見鄧艾沓中圖一本又得鍾會全蜀圖圖一本前後天然相對若合符節真奇文奇事。

却說蜀漢景耀五年冬十月大將軍姜維差人連夜修了棧第一才子書 卷五十八 二

道整頓軍糧兵器又於漢中水路調撥船隻俱已完備上表

奏後主曰臣累出戰雖未成大功已挫動魏人心膽今養兵

日久不戰則懶懶則致病其語甚壯如先主諱肉復生之嘆况今軍思效死

將思用命臣如不勝當受死罪數語又抵得一篇出師表後主覽表猶豫

未決譙周好文譙周出班奏曰臣夜觀天文見西蜀分野將星暗而不

明譙周好文又為後文伏筆今大將軍又欲出師此行甚是不利陛下

可降詔止之後主曰且看此行若何果然有失却當阻之譙

周再三諫勸不從乃歸家嘆息不已遂推病不出却說姜維

臨興兵乃問廖化曰吾今出師誓欲恢復中原當先取何處

化曰連年征伐軍民不寧兼魏有鄧艾足智多謀非等閒之

輩將軍強欲行強為之事此化所以不敢專也廖化前番欲戰此番不欲

戰亦與張翼之見合矣。維勃然大怒曰：昔丞相六出祁山，亦爲國也。吾

今八次伐魏，豈爲一己之私哉！今當先取洮陽。如有逆吾者，

必斬。遂留廖化守漢中，自同諸將提兵三十萬，逕取洮陽而

來。此是八伐中原，早有川口人報入祁山寨中。時鄧艾正與司馬望

談兵，聞知此信，遂令人哨探回報。蜀兵盡從洮陽而出，司馬

望曰：姜維多計，莫非虛取洮陽，而實來取祁山乎？鄧艾曰：今

姜維實出洮陽也。望曰：公何以知之？艾曰：向者姜維累出吾

有糧之地，今洮陽無糧，維必料吾只守祁山，不守洮陽，故逕

取洮陽。如得此城，屯糧積草，結連羌人以圖久計耳。姜維欲

之意。姜維不曾說明，却在鄧艾口中說出妙。望曰：若此，如之奈何？艾曰：可盡徹此

處之兵，分爲兩路去救洮陽。離洮陽二十五里有侯河小城。

第一才子書

卷五十八

三

乃洮陽咽喉之地。公引一軍伏於洮陽，偃旗息鼓，夫開四門

如此，如此而行，我却引一軍伏侯河，必獲大勝也。此番又爲

與取上邽時籌畫已定，各各依計而行，只留偏將師纂守祁

山寨，却說姜維令夏侯霸爲前部，先引一軍逕取洮陽。霸提

兵前進，將近洮陽，望見城上並無一桿旌旗，四門大開，霸心

下疑惑，未敢入城。回顧諸將曰：莫非詐乎？諸將曰：眼見得是

空城，只有些小百姓，聽知大將軍兵到，盡棄城而走了。霸未

信，自縱馬於城南視之，只見城後老小無數，皆望西北而逃。

霸大喜曰：果空城也。夏侯霸多謀，此番遂當先殺入，餘衆隨

後而進，方到瓮城邊，忽然一聲砲響，城上鼓角齊鳴，旌旗遍

豎，拽起吊橋，霸大驚曰：諺中計矣！慌欲退時，城上矢石如雨。

可憐夏侯霸同五百軍皆死於城下如曹仁在南郡射周郎時後人有詩嘆曰

大膽姜維妙算長 誰知鄧艾暗隄防

可憐投漢夏侯霸 頃刻城邊箭下亡

司馬望從城內殺出蜀兵大敗而逃隨後姜維引接應兵到殺退司馬望就傍城下寨維開夏侯霸射死嗟傷不已是夜二更鄧艾自侯河城內暗引一軍潛地殺入蜀寨蜀兵大亂姜維禁止不住城上鼓角喧天司馬望引兵殺出兩下夾攻蜀兵大敗維左衝右突死戰得脫退二十餘里下寨姜維又輸一籌

蜀兵兩番敗走之後心中搖動維與衆將曰勝敗乃兵家之常今雖損兵折將不足爲憂成敗之事在此一舉汝等始終

第一才子書

卷五十八

四

勿改如有言退者立斬不但天意不可回人心亦未可以強矣張翼進言曰魏

兵皆在此處祁山必然空虛將軍整兵與鄧艾交鋒攻打洮

陽侯河某引一軍取祁山取了祁山九寨使驅兵向長安此

爲上計張翼之計亦自勝看惜又爲鄧艾猜破維從之卽令張翼引後軍逕取

祁山維自引兵到侯河搦鄧艾交戰艾引軍出迎兩軍對圓

三人交鋒數十餘合不分勝負各收兵回寨次日姜維又引

兵挑戰鄧艾按兵不出姜維令軍辱罵鄧艾尋思曰蜀人被

吾大殺一陣全然不退連日反來搦戰必分兵去襲祁山寨

也守寨將師纂兵少智寡必然敗矣吾當親往救之張翼所竟又在

鄧艾算中乃喚子鄧忠分付曰汝用心守把此處任他搦戰却忽

輕出吾今夜引兵去祁山救應是夜二更姜維正在寨中設

計忽聽得寨外喊聲震地，鼓角喧天。人報鄧艾引三千精兵，夜戰諸將欲出，維止之曰：「勿得妄動。」原來鄧艾引兵至蜀寨前哨，探了一遍，乘勢去救祁山。鄧艾之救祁山，不用腳枝疾，各乘勢而去。真意料所不及，鄧忠自入城去了。姜維喚諸將曰：「鄧艾虛作夜戰之勢，必然去救祁山。」你備着我我猜，你備着我我猜。乃喚傅僉分付曰：「汝守此寨，勿輕與敵鬪。」畢，自引三千兵來助張翼。兩真是對手，却說張翼正到祁山攻打，守寨將師纂兵少支持不住，看看待破，忽然鄧艾兵至，衝殺了一陣，蜀兵大敗，把張翼隔在山後，絕了歸路。正慌急之間，忽聽的喊聲大震，鼓角喧天，只見魏兵紛紛倒退。左右報曰：「大將軍姜伯約殺到。」伯約之來，又在張翼一邊寫得突，翼乘勢驅兵相應，兩下夾攻，鄧艾折了一陣。

第一才子書

卷五十八

五

急急上祁山，寨不出。姜維令兵四面攻圍，話分兩頭，却說後

主在成都聽信宦官黃皓之言，又溺于酒色，不理朝政。阿斗

不長進子能，時有大臣劉琰妻胡氏，極有顏色，因入宮朝見，

皇后留在宮中一月方出。此時宮中府中，大覺一體了，琰疑其妻與後

主私通。命婦留宮一月原無此體，但後，乃喚帳下軍士五百

人列于前，將妻綁縛，令每軍以履撻其面數十幾死，復甦。

何干想怒其，後主聞之大怒，令有司議劉琰罪，有司議得卒

治容誦淫也。命婦非入待宮禁之人，宮中亦，非撻妻之人，面非受刑之地。

非命婦遊翔之地，君臣皆失也，合當棄市，遂斬劉琰。自此命婦不許入朝，然一時官僚以後

主荒淫，多有疑怨者。于是賢人漸退，小人日進。親賢人遠小

興隆也親小人遠賢人，後漢所，時右將軍閻宇，身無寸功，只

以傾頹也，令人憶武侯之言。

時右將軍閻宇，身無寸功，只

以傾頹也，令人憶武侯之言。

因阿附黃皓遂得重爵聞姜維統兵在祁山乃說皓奏後主曰姜維屢戰無功可命闔宇代之是欲以騎劫代樂毅也後主從其言

遣使齎詔召回姜維維正在祁山攻打寨柵忽一日三道詔至宣維班師何異岳飛金牌十二維只得遵命先令洮陽兵退次後與

張翼徐徐而退鄧艾在寨中只聽得一夜鼓角喧天不知何意至平明人報蜀兵盡退止留空寨與鄧艾救祁山艾疑有

計不敢追襲姜維此番退兵不獨維所不料亦艾所不料也姜維運到漢中歇住人馬自與使命入城都見後主後主一連十日不朝維心中疑

惑是日至東華門遇見秘書郎郤正維問曰天子召維班師公知其故否正笑曰大將軍何尚不知黃皓欲使闔宇立功

奏聞朝廷發詔取回將軍今聞鄧艾善能用兵因此屢其事

第一才子書

卷五十八

六

矣忽興忽寢全憑一箇宦官做主可發一笑○早知如此何如勿召姜維維大怒曰我必殺此宦豎此時姜維欲效表約之殺士常侍亦是快事郤正止之曰大將軍繼武侯之

事任大職重豈可造次倘若天子不容反為不美矣維謝曰先生之言是也次日後主與黃皓在後園宴飲維引數人逕

入早有人報知黃皓皓急避于湖山之側黃皓如此豈順原不難除特天子維至亭下拜了後主泣奏曰臣困鄧艾于祁山

陛下連降三詔召臣回朝未審聖意為何後主默然不語維又奏曰黃皓好巧專權乃靈帝時十常侍也直照應到第一

然首尾目應陛下近則鑒於張讓遠則鑒於趙高又說一箇樣早

殺此人朝廷自然清平中原方可恢復後主笑曰黃皓乃趨走小臣縱使專權亦無能為昔者董允每切齒恨皓朕甚怪

之補前文所未及卿何必介意維叩頭奏曰陛下今日不殺黃皓

不遠也後主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卿何不容一宦官

耶今近侍於湖山之側喚出黃皓至亭下命拜姜維伏罪和事

天皓哭拜維曰某早晚趨侍聖上而已並不干與國政將軍

休聽外人之言欲殺某也某命係于將軍惟將軍憐之言罷

叩頭流涕乞憐取妍是此輩故態其如姜維之不好男風何維忿忿而出即往見鄧

正備將此事告之正曰將軍禍不遠矣將軍若危國家隨滅

不特為伯約憂正為國家憂維曰先生幸教我以保國安身之策正曰隴

西有一去處名曰沓中此地極其肥壯將軍何不效武侯屯

田之事又將屯田滑瀆事一照應一百二回中事秦知天子前去沓中屯田一

者得麥熟以助軍實足兵二者可以盡圖隴右諸郡是進取

第一才子書卷五十八七

者魏人不敢正視漢中三皇四者將軍在外掌握兵權人不能圖可以避禍四見此乃保國安身之策也宜早行之三句是保

是安身維大喜謝曰先生金玉之言也次日姜維表奏後主

求沓中屯田效武侯之事後主從之維遂還漢中聚諸將曰

某累出師因糧不足未能成功今吾提兵八萬往沓中種麥

屯田徐圖進取汝等久戰勞苦今且歛兵聚穀退守漢中魏

兵千里運糧經涉山嶺自然疲乏疲乏必退那時乘虛追襲

無不勝矣姜維意中口中只遂令胡濟屯漢壽城王含守樂

城蔣斌守漢城蔣舒傳同守關隘分撥已畢維自引兵入

萬來沓中種麥以為久計以下按過蜀漢再敘魏國却說鄧艾聞姜維在

沓中屯田於路下四十餘營連絡不絕如長蛇之勢連營亦與陣法

一一般。此是艾遂令細作相了地形畫成圖本具表申奏之

九伐中原一木晉公司馬昭見之大怒曰姜維屢犯中原不能勦除是

吾心腹之患也賈充曰姜維深得孔明傳授急難退之須得

一智勇之將往刺殺之可免動兵之勞賈充是盜從事中郎

荀勗曰不然今蜀主劉禪溺于酒色信用黃皓大臣皆有避

禍之心姜維在沓中屯田正避禍之計也若令大將伐之無

有不勝何必用刺客乎方是堂堂昭大笑曰此言最善吾欲

伐蜀誰可為將荀勗曰鄧艾乃世之良材更得鍾會為副將

大事成矣昭大喜曰此言正合吾意乃召鍾會入而問曰吾

欲令汝為大將去伐東吳可乎將行刺跌出輿師又將伐吳

會曰主公之意本不欲伐吳實欲伐蜀也如昭大笑曰子誠

第一才子書卷五十八

識吾心也但卿往伐蜀當用何策會曰某料主公欲伐蜀已

畫圖現在此木圖昭展開視之圖中細載一路安營下寨

屯糧積草之處從何而進從何而退一一皆有法度鄧艾止

之圖鍾會又圖全蜀之圖昭看了大喜曰真良將也卿與鄧艾

合兵取蜀何如會曰蜀川道廣非一路可進當使鄧艾分兵

各進可也既以伐吳跌出伐蜀又以昭遂拜鍾會為征西將

軍假節錢都督關中人馬調遣青徐兗豫荆楊等處一面差

人持節令鄧艾為征西將軍都督關外隴上使約期伐蜀遣

新將再封舊將一新一次日司馬昭於朝中討議此事前將

軍鄧敦曰姜維屢犯中原我兵折傷甚多只今守禦尚自未

保奈何深入山川危險之地自取禍亂耶昭怒曰吾欲興仁

義之師伐無道之主汝安敢逆吾意叱武士推出斬之須臾呈鄧敦首級於階下衆皆失色君之後又必示威于臣伐國之前亦必示威于內奸雄

作威往往如此昭曰吾自征東以來息歇六年治兵繕甲皆已完備

欲伐吳蜀久矣今先定西蜀乘順流之勢水陸並進併吞東

吳此滅虢取虞之道也方算伐蜀又算到伐吳自吾料西蜀

將士守成都者八九萬守邊境者不過四五萬姜維屯田者

不過六七萬今吾已令鄧艾引關外攏石之兵十餘萬絆住

姜維於沓中使不得東顧遣鍾會引關中精兵二三十萬直

抵駱谷三路以襲漢中此處木欲鄧艾往姜維鍾會潛入

潛入西川正妙在與後蜀主劉禪昏暗邊城外破士女內震

其亡可必矣衆皆拜服却說鍾會受了鎮西將軍之印起兵

伐蜀會恐機謀或洩却以伐吳為名令青兗豫荆揚等五處

各造大船又遣唐咨于登萊等州徇海之處拘集海船鍾會

伐吳即劉曄諱司馬昭不知其意遂召鍾會問之曰子從早

路收川何用造船耶會曰蜀若聞我兵大進必求救於東吳

也故先布聲勢作伐吳之狀吳必不敢妄動一年之內蜀已

破船已成而伐吳豈不順乎亦從伐蜀先算到伐吳自昭大

喜選日出師時魏景元四年秋七月初三日鍾會出師司馬

昭送之於城外十里方回西曹掾邵悌密謂司馬昭曰今主

公遣鍾會領十萬兵伐蜀愚料會志大心高不可使獨掌大早為鍾會權謀反伏線昭笑曰吾豈不知之悌曰主公既知何不使人同領其職昭言無數語使邵悌疑心頓釋正是

第一才子書

方當士馬驅馳日

早識將軍跋扈心

未知其言若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一百十六回

鍾會分兵漢中道

武侯顯聖定軍山

此卷記魏取蜀之事也。而司馬昭主其事則非魏之能取之。而晉之取之也。魏之滅尚在蜀滅之後。然曹芳已廢。而曹髦已弑。雖負之一息尚存而已。全乎其爲晉也。全乎其爲晉。則不得復以魏目之。猶之起兵徐州。乃備之計。曹而非備。之犯漢。兵敗當陽。乃魏之攻備。而非漢之伐備也。前乎此者。魏之攻蜀有二。一發于曹丕。而五路之兵不戰而自解。再發於曹叡。而陳倉之兵遇雨而引歸。是天之不欲以魏滅漢也。明矣。天不欲與漢而又。不欲以魏滅漢。於是滅之以滅魏之晉焉。而漢之滅。庶可以無憾云爾。

第一才子書

卷五十八

十

鍾會將取蜀。而佯作取吳之勢。其謀是詐。乃未取蜀。而先爲取吳之地。其謀仍是真。斯亦伏線之最奇者矣。而猶未也。邵悌於會之未行。而預知其必勝。預知其必叛。則更奇。司馬昭於會之未勝。而預知其勝後之欲叛。又知其叛之必無成。則尤奇。以數卷之線。於一卷伏之。夫然有此一氣呼應之文。近之作稗官者。雖欲執筆面效焉。豈可得耶。

黃巾以妖邪惑衆。此第一卷中之事也。而師婆之妄托神言似之。張讓隱匿黃巾之亂以欺靈帝。亦第一卷中之事也。而黃皓隱匿姜維之表。又似之前有男妖。後有女妖。而女甚於男。前有十常侍。後有一常侍。而一可當十文之有章法者。首必應尾。尾必應首。讀三國至此篇。是一部大書前後大關合處。

以死諸葛走生仲達。而武侯不死。以死諸葛嚇生鍾會。而武侯又不死。然武侯能顯聖以諭魏將。而不顯聖以教後主。能顯聖以護百姓。而不顯聖以助姜維。則何也。曰。此天之不可強也。自非然者。武侯之前。關公亦嘗顯聖矣。關公能顯聖。以追呂蒙。豈不能顯聖。以追陸遜。能顯聖。以解鐵車之圍。豈不能顯聖。以救猱亭之敗哉。

第一才子書

卷五十八

十一

鄧艾未入川時。先得一夢。鍾會於定軍山前。亦得一夢。人但知艾與會之夢爲夢。而不知艾之以夢告卜者。亦夢也。會之祭武侯與武侯之托夢于會。亦夢也。不獨兩人之事業以成夢。卽三分之割據。皆成夢。先主孫權曹操。皆夢中之人。西蜀東吳北魏。盡夢中之境。誰是誰非。誰強誰弱。盡夢中之事。讀三國者。讀此卷述夢之文。凡三國以前三國以後。總當作如是觀。

却說司馬昭謂西曹掾郗悌曰。朝臣皆言蜀未可伐。是其心怯。若使強戰。必敗之道也。此不遺他人。今鍾會獨建伐蜀之策。是其心不怯。心不怯。則破蜀必矣。蜀旣破。則蜀人心膽已

裂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會即有。

異志。蜀人安能助之乎。早為姜維助。不成伏線。至若魏人得勝。思歸必。

不從。會而反。更不足慮耳。從魏將不。從鍾會伏魏。此言乃吾與汝知之。

切。不可泄漏。邵悌拜服。却說鍾會下寨已畢。升帳。大集諸將。

聽令。時有監軍衛瓘。護軍胡烈。大將田續。龐會。田章。爰彭。丘。

健。夏侯威。王買。皇甫闔。句安等八十餘員。會曰。必須一大將。

為先鋒。逢山開路。遇水壘橋。誰敢當之一人。應聲曰。某願往。

會視之。乃虎將許褚之子許儀也。虎廢之勇。已隔數。衆皆曰。

非此人不可。為先鋒。會喚許儀曰。汝乃虎體猿班之將。父子。

有名。今眾將亦皆保汝。汝可掛先鋒印。領五千馬軍一千步。

軍。逕取漢中。兵分三路。汝領中路。出斜谷。武侯嘗從此處去。鍾會却從此處來。

第一才子書

與前文。左軍出駱谷。從此處來與前文相映。右軍出子午。

谷。魏廷欲從此處去。鍾會却。此皆崎嶇山險之地。當令軍填。

平道路。修理橋梁。鑿山破石。勿使阻礙。如違。必按軍法。數語。極似。

常套。却為。許儀受命領兵而進。鍾會隨後。提十萬餘眾。星夜。

起程。却詭鄧艾在隴西。既受伐蜀之詔。一面令司馬望往。遇。

羌人。又遣雍州刺史諸葛緒。天水太守王頎。隴西太守牽弘。

金城太守楊欣。各調本部兵前來聽令。先寫鍾會一番調度。便接寫鄧艾一番調。

聲勢。比及軍馬雲集。鄧艾夜作一夢。夢見登高山望漢中。

忽於脚下迸出一泉水。水勢上湧。須臾。驚覺。一寫大事。却渾身。先述一夢起。

汗流遂坐而待旦。乃召護衛邵緩問之。緩素明周易。艾備言。

其夢。緩答曰。易云。山上有水。曰蹇。蹇卦者。利西南。不利東北。

孔子云塞利西南往有功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不是起國夢

不消更上將軍此行必然克蜀。但可惜塞滯不能還。早為劉艾被殺

伏艾聞言愀然不樂。忽鍾會檄文至。約艾起兵於漢中。取齊

艾遂遣雍州刺史諸葛緒引兵一萬五千。先斷姜維歸路。次

遣天水太守王頎引兵一萬五千。從左攻沓中。隴西太守牽

弘引一萬五千人。從右攻沓水。又遣金城太守楊欣引一萬

五千人於甘松。邀姜維之後。鍾會是三路。鄧艾是四路。各各不同。艾自引兵三

萬往來接應。却說鍾會出師之時。有百官送出城外。旌旗蔽

日。鎧甲凝霜。人強馬壯。威風凜凜。人皆稱羨。惟有相國叅軍

劉實微笑不語。郗悌知而言之。劉實知而不言。更有意思。太尉王祥見實冷笑。就

馬上握其手而問曰。鍾鄧二人此去可平蜀乎。實曰。破蜀必

第一才子書 卷五十八 十三

矣。但恐皆不得還都耳。此是又總鴻二王祥問其故。劉實但

笑而不答。是有意祥遂不復問。却說魏兵既發。早有細作入

香中報知。姜維維卽具表申奏。後主請降詔。遣左車騎將軍

張翼領兵守護陽平關。右車騎將軍廖化領兵守陰平橋。這

二處最為要緊。若失二處。漢中不保矣。鍾會三路。鄧艾四路。姜維却重在三路。又

各不一。而當遣使入吳求救。正與鍾會之言相合。臣一面自起。香中之

兵拒敵。連此亦是四路。時後主改景耀五年為炎興元年。插入此句。為後二火

初出語。日與宦官黃皓在宮中遊樂。忽接姜維之表。卽召黃

皓問曰。今魏國遣鍾會鄧艾大起人馬分道而來。如之奈何。

赤壁之戰。曾仗孔明東風之功。皓奏曰。此乃姜維欲立功名。

今何不以黃皓之南風退之。皓奏曰。此乃姜維欲立功名。

故上此表。陛下寬心。勿生疑慮。臣聞城中有一師婆供奉一

神能知吉凶可召來問之

今日人家女子往往信此後主從其言於後殿

陳設香花紙燭亭祭禮物令黃皓用小車請入宮中坐於龍

牀之上即此師婆亦是蜀中之大災後主焚香祝畢師婆忽

然披髮跣足就殿上跳躍數十遍盤旋於案上活回一師皓

曰此神人降矣陛下可退左右親禱之後主盡退侍臣再拜

祝之即天子拜師婆亦是朝中一大師婆大叫曰吾乃西川

土神也即師婆自稱土神亦是朝中一陛下欣樂太平何為

求問他事數年之後魏國疆土亦歸陛下矣陛下切勿憂慮

言訖昏倒於地半晌方甦活回一師後主大喜重加賞賜自

此漢信師婆之說遂不聽姜維之言每日只在宮中飲宴歡

樂自李催信師巫之後巴姜維累申告急表文皆被黃皓隱

第一才子書卷五十八

匿因此悞了大事與張讓隱匿黃巾消息前後一轍却說鍾會大軍進望

漢中進發前軍先鋒許儀要立頭功先領兵至南鄭關儀謂

部將曰過此關即漢中矣關上不多人馬我等便可奮力搶

關衆將領命一齊并力向前原來守關蜀將盧遜早知魏兵

將到先於關前木橋左右伏下軍士裝起武侯所遺十矢連

弩又將武侯臨終之事一比及許儀兵來搶關時一聲梆子

響處矢石如雨儀急退時早射倒數十騎魏兵大敗儀回報

鍾會會自提帳下甲士百餘騎來看果然箭弩一齊射下會

撥馬便回關上盧遜引五百軍殺下來會拍馬過橋橋上土

塌陷住馬蹄爭些兒掀下馬來馬掙不起會棄馬步行跑下

橋時盧遜趕上一鎗刺來讀者至此必却被魏兵中荀愷回

謂鍾會死矣

身一箭射盧遜落馬鍾會麾眾乘勢搶關關上軍士因有蜀兵在關前不敢放箭被鍾會殺散奪了山關鍾會幾死復生又奪山關皆意

外驚人 卽以荀愷為護軍以全副鞍馬鎧甲賜之會喚許儀

至帳下責之曰汝為先鋒理合逢山開路遇水疊橋專一修

理橋梁道路以便行軍吾方纔到橋上陷住馬蹄幾乎墮橋

若非荀愷吾已被殺矣會之不死實有天幸汝既違軍令當按軍法叱

左右推出斬之諸將告曰其父許褚有功於朝廷又將許褚前事一提

望都督恕之會怒曰軍法不明何以令衆遂令斬首示衆諸

將無不駭然早為後文諸將不從鍾會張本時蜀將王含守樂城蔣斌守漢

中見魏兵勢大不敢出戰只閉門自守鍾會下令曰兵貴神

速不可少停魏兵利在速戰乃令前軍李輔圍樂城護軍荀

第一才子書

卷五十八

五

愷圍漢城自引大兵取陽平關守關蜀將傅僉與副將蔣舒

商議戰守之策舒曰魏兵甚眾勢不可當不如堅守為上戰

如守其言是矣守不如降其理何居僉曰不然魏兵遠來必然疲困雖多不足

懼我等若不下關戰時漢樂二城休矣蔣舒默然不答不懷好意

了忽報魏兵大隊已至關前蔣傅二人至關上視之鍾會揚

鞭大叫曰吾今統十萬之眾到此如早早出降各依品級陞

用如執迷不降打破關隘玉石俱焚傅僉大怒令蔣舒把關

自引三千兵殺下關來鍾會便走魏兵盡退僉乘勢追之魏

兵復合僉欲退入關時關上已豎起魏家旗號讀至此只道鍾會使人襲

關耳孰知却是蔣舒可發一嘆只見蔣舒叫曰吾已降了魏也僉大怒厲聲

罵曰忘恩背義之賊有何面目見天下乎撥回馬復與魏兵

接戰魏兵四面合來將傅僉圍在垓心僉左衝右突往來死戰不能得脫所領蜀兵十傷八九僉乃仰天嘆曰吾生爲蜀臣死亦當爲蜀鬼如此之鬼鬼可不朽矣若師婆不是鬼也乃復拍馬衝殺身被數鎗血盈袍鎧坐下馬倒僉自刎而死蔣舒能後無魏死人有詩嘆曰

一日抒忠憤 千秋仰義名

寧爲傅僉死 不作蔣舒生

鍾會得了陽平關關內所積糧草軍器極多大喜遂稿三軍是夜魏兵宿於陽安城中忽聞西南上喊聲大震鍾會慌忙出帳視之絕無動靜魏軍一夜不敢睡次夜三更西南上喊聲又起讀者至此疑是姜維設下疑兵耳鍾會驚疑向曉使人探之回報曰

第一才子書 卷五十八 其

遠哨十餘里並無一人却是會驚疑不定乃白引數百騎俱全裝貫帶望西南巡哨前至一山只見殺氣四面突起愁雲

布合霧鎖山頭讀者至此又疑是武侯所設會勒住馬問鄉

導官曰此何山也答曰此乃定軍山昔日夏侯淵歿於此處

夏侯淵事已隔數十卷於此忽然照應會問之悵然不樂遂

○讀者至此又疑是夏侯淵陰魂作怪勒馬而回轉過山坡忽然狂風大作背後數千騎突出隨風

殺來讀者至此會大驚引衆縱馬而走諸將墜馬者不計其

數及奔到陽安關時不曾折一人一騎只跌擗面目失了頭

盔皆言曰但見陰雲中人馬殺來比及近身却不傷人只是

一陣旋風而已師婆所言之神不遭鬼混會問降將蔣舒曰

定軍山有神廟乎舒曰並無神廟惟有諸葛武侯之墓照應

一百

五回會驚曰此必武侯顯聖也定軍山顯聖與玉泉山吾當

親往祭之次日鍾會備祭禮宰大牢自到武侯墳前再拜致

祭祭畢狂風頓息愁雲四散忽然清風習習細雨紛紛一陣

過後天色晴朗魏兵大喜皆拜謝回營是夜鍾會在帳中伏

几而寢忽然一陣清風過處只見一人綸巾羽扇身衣鶴氅

素履皂絲面如冠玉唇若抹朱眉清目朗身長八尺飄飄然

有神仙之槩忽于鍾會夢中寫一諸葛孔明其人步人帳中會

起身迎之曰公何人也其人曰今早重承見顧吾有片言相

告雖漢祚已衰天命難違然兩川生靈橫罹兵革誠可憐憫

汝入境之後萬勿妄殺生靈明朗數語迄今如聞言訖拂袖

而去會欲挽留之忽然驚醒乃是一夢會知是武侯之靈不

第一才子書

卷五十八

七

勝驚異於是傳令前軍立一白旗上書保國安民四字所到

之處如妄殺一人者償命不是寫活鍾會正是寫死武侯於是漢中人民盡

皆出城拜迎會一一撫慰秋毫無犯後人有詩讚曰

數萬陰兵遶定軍

致令鍾會拜靈神

生能決策扶劉氏

死尚遺言保蜀民

却說姜維在沓中聽知魏兵大至傳檄廖化張翼董厥提兵

接應一面自分兵列將以待之忽報魏兵至維引兵出迎魏

陣中爲首大將乃天水太守王頎也頎出馬大呼曰吾今大

兵百萬上將千員分二十路而進已到成都汝不思早降猶

欲抗拒何不知天命耶維大怒挺鎗縱馬直取王頎戰不三

合頎大敗而走姜維驅兵追殺至二十里只聽得金鼓齊鳴

一枝兵擺開旗上大書隴西太守牽弘字樣維笑曰此等鼠輩非吾敵手遂催兵追之又趕到十里却遇鄧艾領兵殺到兩軍混戰維抖擻精神與艾戰十有餘合不分勝負後面鑼鼓又鳴維急退時後軍報說甘松諸寨盡被金城太守楊欣燒毀了兩路太守實敘一路太守虛敘筆法變換維大驚急令副將虛立旗號與鄧艾相拒維自撤後軍星夜來救甘松正遇楊欣不敢交戰望山路而走維隨後趕來將至山巖下巖上木石如雨維不能前進比及回到半路蜀兵已被鄧艾殺敗魏兵大隊而來將姜維圍住維引眾騎殺出重圍奔入大寨堅守以待救兵忽流星馬到報說鍾會打破陽安關守將蔣舒歸降傅僉戰死漢中已屬魏矣此事已實敘在前於此再虛敘一遍樂城守將王含漢城

第一才子書

卷五十八

七

守將蔣斌知漢中已失亦開門而降二人之降在前未曾實敘特於此處虛敘出來胡濟珉敵不住逃回成都求援去了此事在前未曾實敘特於此處補敘出來妙維大驚卽傳令拔寨是夜兵至疆川口前面一軍擺開爲

首魏將乃是金城太城楊欣維大怒縱馬交鋒只一合楊欣敗走維撚弓射之連射三箭皆不中維轉怒自折其弓挺鎗趕來戰馬前失將維跌在地上揚欣撥回馬來殺姜維讀至此必謂姜維死矣維躍起身一鎗刺去正中楊欣馬腦又是絕處逢生背後魏兵驟至救欣去了維騎上從馬欲待追時忽報後面鄧艾兵

到維首尾不能相顧遂收兵要奪漢中哨馬報說雍州刺史諸葛緒已斷了歸路諸葛緒之兵亦用虛敘維乃據山險下寨魏兵屯於陰平橋頭維進退無路長嘆曰天喪我也副將甯隨曰魏

兵雖斷陰平橋，雍州必然兵少。將軍若從孔函谷，逕取雍州。諸葛緒必撤陰平之兵，救雍州將軍，却引兵奔劍門守之。則漢中可復矣。欲取劍閣，反先取雍州。其計亦曲。維從之，即發兵入孔函谷，詐取雍州。細作報知諸葛緒，緒大驚曰：「雍州是吾合兵之地，倘有疎失，朝廷必然問罪。」急撤大兵從南路去救雍州，只畱一枝兵守橋頭。姜維入北道，約行三十里，料知魏兵起行，乃勒回兵。後隊作前隊，逕到橋頭，果然魏兵大隊已去，只有些小兵把橋。被維一陣殺散，盡燒其寨柵。諸葛緒聽知橋頭火起，復引兵回。姜維兵已過半日子，因此不敢追趕。絕處逢生。却說姜

維引兵過了橋頭，正行之間，前面一軍來到，乃左將軍張翼、右將軍廖化也。維問之，翼曰：「黃皓聽信師巫之言，不肯發兵。」

第一才子書

卷五十八

九

翼聞漢中已危，自起兵來時，陽平關已被鍾會所取。今聞將軍受困，特來接應。遂合兵一處，化曰：「今四面受敵，糧道不通，不如退守劍閣，再作良圖。」與寧隨之意相合。維疑慮未決，忽報鍾會、鄧艾分兵十餘路殺來。維欲與翼化分兵迎之，化曰：「白水地狹路多，非爭戰之所。不如且退去，救劍閣可也。若劍門一失，是絕路矣。」維從之，遂引兵來投劍閣。將近關前，忽然鼓角齊鳴，喊聲大起，旌旗遍豎，一枝軍把住關口。故作驚人筆，正令讀者着急。

漢中險峻已無有，劍閣風波又忽生。

未知何處之兵，且看下文分解。

四大奇書第一種卷五十九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第一百十七回

鄧士載偷度陰平
諸葛瞻戰死綿竹

有人險而能出者。先主檀溪之躍。後主當陽之奪。孫權
逍遙津之逃。曹操濮陽之敗。潼關之奔。華容道之釋。司
馬懿上方谷之走。皆是也。然此特事之險。而非地之險。
也。又特難之以險。脫而非功。之以險。成也。若夫造最險
之謀。而經最險之地。犯最險之患。而成最險之功。則未
有如鄧艾之貫索於懸崖。裹羶於峭壁。持斧挾鑿。以行
樂。奇不至此。不謂讀三國者。讀至終篇。有此驚見駭聞之
樂。

第一才子書

卷五十九

七百里無人之境者也。人即好幽幽。不至此文。即好奇
南鄭橋邊之鍾會。猶鐵籠山中之司馬昭也。昭幾死而
不死。會亦幾死而不死。皆天意也。偷渡陰平嶺之鄧艾。
猶欲出子午谷之魏延也。武侯以延之計為危。而延不
得自行其危。鍾會以艾之計為危。而艾竟得自行其危。
亦皆天意也。天意所在。有非人力之所得而強耳。

武侯顯聖以告鍾會。而不顯聖以告鄧艾。不見武侯之
神也。然既顯聖於定軍山。又必顯聖於陰平嶺。則武侯
之靈母乃太勞乎。今有不必顯聖而同於顯聖者。定軍

有墓武侯如在焉。陰平有寨武侯亦如在焉。風中隱隱有人不若若上明明有字山前一夢能保蜀人之生又不若嶺邊一碣能決魏將之死愈出愈奇豈非曠古奇觀。

蜀之求援甚急而吳之求援甚遲論者以此咎吳而不必以此咎吳也何也孫休之不能援劉禪猶張魯之不能援劉璋也以漢中救成都則近以江東救綿竹則遠近且莫救遠何望乎且人事已非天命已去即使丁奉倍道而來若馬超之攻葭萌而蜀中之有黃皓甚於隴中之有楊松內亂既深雖有外助必無濟矣故君子不爲吳咎而但爲蜀咎。

第一才子書

卷五十九

二

諸葛瞻父子受命於大事既去之後而能以一死報社稷君子曰武侯於是乎不死矣蓋戰死綿竹之心亦秋風五丈原之心也使當日甘心降魏以圖苟全則於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家訓不其有愧乎故瞻尚生則武侯死瞻尚亡則武侯存。

却說輔國大將董厥聞魏兵十餘路入境乃引二萬兵守住劍閣當日望塵頭大起疑是魏兵急引軍把住關口董厥自臨軍前視之乃姜維廖化張翼也姜維絕處逢生却在董厥厥一邊敘出筆法變換

大喜接入關上禮畢哭訴後主黃皓之事維曰公勿憂慮若有維在必不容魏來吞蜀也且守劍閣徐圖退敵之計厥曰此關雖然可守爭奈成都無人倘爲敵人所襲大勢瓦解矣

預爲後主。維曰：成都山險地峻，非可易取，不必憂也。正言問

出降伏線。維曰：成都山險地峻，非可易取，不必憂也。正言問

忽報諸葛緒領兵殺至，閣下維大怒，急引五千兵殺下閣來。

直撞入魏陣中，左衝右突，殺得諸葛緒大敗而走，退數十里。

下寨，魏軍死者無數。蜀兵搶了許多馬匹器械，維收兵回閉。

此是燈欲滅而復明，却說鍾會離劍閣二十里下寨，諸葛緒自來伏罪。

會怒曰：吾令汝守把陰平橋頭，以斷姜維歸路，如何失了！今

又不得吾令，擅自進兵，以致此敗。緒曰：維詭計多端，詐取雍

州，緒恐雍州有失，將兵去救。維乘機走脫，緒因趕至閣下，不

想又爲所敗。會大怒，叱令斬之。監軍衛瓘曰：緒雖有罪，乃鄧

征西所督之人，不爭將軍殺之，恐傷和氣。會曰：吾奉天子明

詔，晉公鈞命特來伐蜀，便是鄧艾有罪，亦當斬之。會與艾不

睦，自此始

第一才子書

卷五十九

衆皆力勸，會乃將諸葛緒用檻車載赴洛陽，任晉公發洛隨

將緒所領之兵收在部下，調遣全不顧鄧艾怪而爲有人報

與鄧艾，艾大怒曰：吾與汝官品一般，吾久鎮邊疆於國多勞

汝安敢妄自尊大耶。此時尚不是爭功，不過是爭體而爭意，氣耳。想口吃人發怒，此時正不知稱

多少艾子鄧忠勸曰：小不忍則亂大謀，父親若與他不睦，必

誤國家大事，望且容忍之。艾從其言，然畢竟心中懷怒。不以

緒送鄧艾而送晉公，一可怒也不交還其軍，二可怒也，言欲殺鄧艾，三可怒也，該怒乃引十數騎來見

鍾會，會聞艾至，便問左右艾引多少軍來，左右荅曰：只有十

數騎，會乃令帳上帳下列武士數百人，艾下馬入見，會接入

帳禮畢，艾見軍容甚肅，心中不安，乃以言挑之曰：將軍得了

漢中，乃朝廷之大幸也，可定策早取劍閣。並不提起諸葛會

緒艾甚見幾

會

會

曰將軍明見若何艾再三推稱無能斯期不似兒會固問之

艾答曰以愚意度之可引一軍從陰平小路出漢中德陽亭

用奇兵逕取成都姜維必撤兵來救將軍乘虛就取劍閣可

獲全功艾此計原會大喜曰將軍此計甚妙可即引兵去

某在此專候捷音如許二人飲酒相別會回木帳與諸將曰

人皆謂鄧艾有能今日觀之乃庸材耳方知適纔大喜眾問

其故會曰陰平小路皆高山峻嶺若蜀以百餘人守其險要

斷其歸路則鄧艾之兵皆餓死矣吾只以正道而行何愁蜀

地不破乎遂置雲梯砲架只打劍門關却說鄧艾出轅門上

馬回顧從者曰鍾會待吾若何從者曰觀其辭色甚不以將

軍之言為然但以口強應而已在從人口中艾笑曰彼料我

第一才子書 卷五十九 四

不能取成都我偏欲取之回到本寨師纂鄧忠一班將士接

問曰今日與鍾鎮西有何高論艾曰吾以實心告彼彼乃庸

才視我彼今得漢中以為莫大之功若非吾在沓中絆住姜

維彼安能成功耶若非鍾會在劍閣絆住吾今若取了成都

勝取漢中矣當夜下令盡拔寨望陰平小路進兵離劍閣七

百里下寨有人報鍾會說鄧艾要去取成都了會笑艾不智

有此一笑乃見下却說鄧艾一而修密書遣使馳報司馬昭

文之奇出於意外

一面聚諸將於帳下問曰吾今乘虛去取成都與汝等立功

名於不朽汝等肯從乎諸將應曰願遵軍令萬死不辭艾乃

先令子鄧忠引五千精兵不穿衣甲各執斧鑿器具凡遇峻

危之處鑿山開路搭造橋閣以便軍行人竟以一班匠艾選兵

三萬各帶乾糧繩索進發約行百餘里選下三千兵就彼割寨又行百餘里又選三千兵下寨是年十月自陰平進兵至於巔崖峻谷之中凡二十餘日行七百餘里皆是無人之地

謝靈運鑿出是高陬魏兵沿途下了數寨只剩下二千八馬鄧士載鑿山是大膽

前至一嶺名摩天嶺馬不堪行艾步行上嶺只見鄧忠與開路壯士盡皆哭泣鍾會笑而鄧忠哭一艾問其故忠告曰此

嶺西皆是峻壁巔崖不能開鑿虛廢前勞因此哭泣不能為靈威待

地之人將為阮艾曰吾軍到此已行了七百餘里過此便是蕭窮途之哭矣

江油豈可復退乃喚諸軍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吾與汝等

來到此地若得成功富貴共之欲求生富貴眾皆應曰願從將軍之命艾令先將軍器攬將下去艾取壇自裹其身先滾

第一才子書

卷五十九

五

下去副將有羶衫者裹身滾下無羶衫者各用繩索束腰攀木掛樹魚貫而進行險鄧艾忠并二十軍及開出壯士皆

度了摩天嶺鳳兮鳳兮以摩天之方纜整頓衣甲器械而行忽見道傍有一石碣上刻丞相諸葛武侯題其文云二火初

興有人越此二士爭衡不久自死二火者炎字也二火初興與元年也二士者鄧

士載與鍾士季也不久自死者二人爭功而皆被殺也武侯之神至于如此則此處亦可謂之武侯再顯聖也矣艾

觀訖大驚慌忙對碣再拜曰武侯真神人也艾不能以師事之惜哉後人有詩曰

陰平峻嶺與天齊

玄鶴徘徊尚怯飛

鄧艾裹羶從此下

誰知諸葛有先幾

却說鄧艾暗度陰平引兵行時又見一個大空寨左右告曰

聞武侯在日曾撥一千兵守此險隘今蜀主劉禪廢之補故

又與武侯臨艾嗟呀不已乃謂衆人曰吾等有來路而無歸

終之語相應艾嗟呀不已乃謂衆人曰吾等有來路而無歸

路矣前江油城中糧食足備汝等前進可活後退即死須併

力攻之置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衆皆應曰願死戰於是

而後存即韓信背水陣之意

鄧艾步行引二千餘人星夜倍道來搶江油城却說江油守

將馬邈聞東川已失雖爲准備只是隄防大路又仗着姜維

全師守住劍門關遂將軍情不以爲重當日操練人馬回家

與妻李氏擁爐飲酒飲酒近婦人何其樂也其事問曰屢聞邊情甚急

將軍全無憂色何也邈曰大事自有差伯約掌握于我甚事

對有是君必有是臣其妻曰雖然如此將軍所守城池不爲

不重邈曰天子聽信黃皓溺于酒色吾料禍不遠矣魏兵若

到降之爲上何必慮哉立定主意其妻大怒唾邈而曰汝爲男子

先懷不忠不義之心枉受國家爵祿吾有何面目與汝相見

耶馬邈與李氏却不是馬邈羞慚無語忽家人慌入報曰

魏將鄧艾不知從何而來引二千餘人一擁而入城矣陳後

在宮中飲酒賦詩而韓擒虎已到馬邈之事將母同邈大驚慌出納降拜伏於公堂之

下泣告曰某有心歸降久矣今願招城中居民及本部人馬

盡降將軍此等老主意已艾准其降遂收江油軍馬於部下

第一才子書

卷五十九

六

後人有詩讚曰

後主昏迷漢祚顛

天差鄧艾取西川

可憐巴蜀多名將

不及江油李氏賢

鄧艾取了江油遂接陰平小路諸軍皆到江油取齊徑來攻涪城部將出續曰我軍涉險而來甚是勞頓且當休養敢日然後進兵艾大怒曰兵貴神速汝敢亂我軍心耶喝令左右推出斬之衆將苦告方免為後文田續殺艾伏線艾自驅兵至涪城城內官吏軍民疑從天降盡皆出降蜀人飛報入成都後主聞知慌召黃皓問之皓奏曰此訛傳耳神人必不肯誤陛下也鄧艾如從天降疑有神人助之後主又宣師婆問時却不知苦後主則非神人之所能助矣何處去了上神逃走了此時遠近告急表文一似雪片往來使者聯絡不絕此時何不治黃後主設朝計議多官面面相覷點懸匪之罪

第一才子書

卷五十九

七

無一言卻正出班奏曰事已急矣陛下可宣武侯之子商議退兵之策先主無兒原來武侯之子諸葛瞻字思遠其母黃氏即黃承彥之女也黃帝之有娘母齊面貌甚陋而有奇才王之有無鹽得此而三上通天文下察地理凡韜畧遁甲諸書無所不曉武侯是仙夫人亦是天上神天上帝武侯在南陽時聞其賢求以為室武侯之名彰仙皆不從人聞來者而夫人之名不甚著者蓋無成而有之學夫人多所贊助焉而夫人之名不甚著者蓋無成而有終坤道也及武侯死後夫人尋逝臨終遺教惟以忠孝勉其婦道也終坤道也及武侯死後夫人尋逝臨終遺教惟以忠孝勉其子瞻武侯夫人專直至篇瞻自幼聰敏尚後主女為駙馬都尉後主有佳兒後襲父武鄉侯之爵景耀四年遷行軍護衛亦有佳婿將軍時為黃皓用事故托病不出請葛瞻往事却于此當下後主從卻正之言即時連發三詔召瞻至殿下三詔與三顧前後相映

後主泣訴曰鄧艾兵已屯涪城成都危矣卿看先君之面救

朕之命朕字兩頭着救命二瞻亦泣奏曰臣父子蒙先帝厚

恩陛下殊遇雖肝腦塗地不能補報願陛下盡發成都之兵

與臣領去決一死戰此數語亦抵得乃後主即撥成都兵將

七萬與瞻瞻辭了後主整頓軍馬聚集諸將問曰誰敢為先

鋒言未訖一少年將出曰父親既掌大權兒願為先鋒眾視

之乃瞻長子諸葛尚也尚時年一十九歲博覽兵書多習武

藝先主有孫武瞻大喜遂命尚為先鋒是自大軍離了成都

來迎魏兵却說鄧艾得馬邈獻地理圖一本備寫涪城至成

都一百六十里山川道路闊狹險峻一一分明又是一箇張

前事為艾看畢大驚曰若只守涪城倘被蜀人據住前山何

之一冀艾看畢大驚曰若只守涪城倘被蜀人據住前山何

第一才子書

卷五十九

八

能成功耶如遷延日久姜維兵到我軍危矣鋪會之笑艾速

喚師纂并子鄧忠分付曰汝等可引一軍星夜逕去綿竹以

拒蜀兵吾隨後便至切不可怠緩若縱他先據了險要決斬

汝首師鄧二人引兵將至綿竹早遇蜀兵兩軍各布成薄師

鄧二人勒馬於門旗下只見蜀兵列成八陣三響鼓罷門旗

兩分數十員將簇擁一輛四輪車車上端坐一人綸巾羽扇

鶴氅方裾車傍展開一面黃旗上書漢丞相諸葛武侯讀至此又

令人疑是武侯顯聖說得師鄧二人汗流遍身回顧軍士曰原來孔明

尚在我等休矣驚人之筆急勒兵回時蜀兵掩殺將來魏兵

大敗而走蜀兵掩殺二十餘里遇見鄧艾援兵接應兩家各

自收兵艾升帳而坐喚師纂鄧忠責之曰汝二人不戰而退

何也忠曰但見蜀陣中諸葛孔明領兵因此奔還艾怒曰縱使孔明更生我何懼哉已來到這里不說逆話汝等輕退以至於敗

宜速斬以正軍法衆皆苦勸艾方息怒令人哨探回說孔明

之子諸葛瞻爲大將瞻之子諸葛尚爲先鋒車上坐者乃木

刻孔明遺像也至此方纔敘明又可謂死諸葛走生鄧忠矣艾聞之謂師纂鄧忠

曰成敗之機在此一舉汝二人再不取勝必當斬首師鄧二

人又引一萬兵來戰諸葛尚匹馬單鎗抖擻精神戰退二人

諸葛瞻指揮兩掖兵衝出直撞入魏陣中左衝右突往來殺

有數十番魏兵大敗死者不計其數師纂鄧忠中傷而逃瞻

驅軍馬隨後掩殺二十餘里劉營相拒第一番勝是武侯餘成第二番勝是瞻尚

本事前是寫武侯纂鄧忠回見鄧艾艾曰二人俱傷未使加

第一才子書 卷五十九

責乃與眾將商議曰蜀有諸葛瞻善繼父志兩番殺吾萬餘

人馬又在鄧艾口中寫一諸葛瞻今若不速破後必爲禍監軍丘本曰何

不作一書以誘之艾從其言遂作書一封遣使送入蜀寨守

門將引至帳下呈上其書瞻拆封視之書曰

征西將軍鄧艾致書于行軍護衛將軍諸葛思遠麾下切

觀近代賢才未有如公之尊父也昔自出茅廬一言已分

三國掃平荆益遂成霸業古今鮮有及者後六出祁山非

其智力不足乃天數耳今後主昏弱王氣已終艾奉天子

之命以重兵伐蜀已皆得其地矣成都危在旦夕公何不

應天順人仗義來歸艾當表公爲瑯琊王以光耀祖宗決

不虛言幸存照鑒

瞻看畢勃然大怒扯碎其書叱武士立斬來使令從者持首級回魏營見鄧艾又極寫一艾大怒即欲出戰丘本諫曰將軍不可輕出當用奇兵勝之艾從其言遂令天水太守王頌

隴西太守牽弘伏兩軍於後艾自引兵而來此時諸葛瞻正欲搦戰忽報鄧艾自引兵到瞻大怒即引兵出逆殺人魏陣

中鄧艾敗走瞻隨後掩殺將來忽然兩下伏兵殺出蜀兵大敗退入綿竹連寫諸葛瞻戰勝則鄧艾為無用艾令圍之於

是魏兵一齊吶喊將綿竹圍的鐵桶相似諸葛瞻在城中見事勢已迫乃令彭和賞書殺出往東吳求救連寫蜀中斷殺

落矣此處却按下綿竹再寫東吳和至東吳見了吳主孫休呈上告急之書吳王看罷與羣臣計議曰既蜀中危急孤豈可坐視不救即

第一才子書 卷五十九 十一

令老將丁奉為主帥丁封孫異為副將率兵五萬前往救蜀丁奉領旨出帥分撥丁封孫異引兵二萬向河而進自率

兵三萬向壽春而進分兵三路來援綱目於此書吳人來援詞也是時漢有劍懸之急吳之救之當如救焚拯溺猶恐弗

及乃僅命丁奉等向壽春河中而已是果何益於事哉雖然吳人為義不力却說諸葛瞻見救兵不至謂眾將曰久守非

良圖遂留子尚與尚書張遵守城瞻自披挂上馬引三軍大開三門殺出鄧艾見兵出便撤兵退瞻奮力追殺忽然一聲

砲響四面兵合把瞻困在垓心瞻引兵左衝右突殺死數百人可極寫諸艾令眾軍放箭射之蜀兵四散瞻中箭落馬乃

大呼曰吾力竭矣當以一死報國遂拔劍自刎而死此寫瞻其子諸葛尚在城上見父死於軍中勃然大怒遂披挂上馬

張遵諫曰小將軍勿得輕出尚歎曰吾父子祖孫荷國厚恩
今父既死於敵我何用生爲遂策馬殺出死于陣中此寫尚
之死孝
後人有詩讚瞻尚父子曰

不是忠臣獨少謀 蒼天有意絕炎劉

當年諸葛留嘉胤 節義真堪繼武侯

鄧艾憐其忠將父子合壘乘虛攻打綿竹張遵黃崇李球三
人名引一軍殺出蜀兵寡魏兵衆三人亦皆戰死傳僉可以
愧將舒三
人又可以艾因此得了綿竹勞軍已畢遂來取成都正是
龍馬遊 試觀後主臨危日 無異劉璋受偏時

未知成都如何守禦且日下文分解

第一百十八回

第一才子書

卷五十九

十一

哭祖廟一王死孝
入西川二士爭功

武侯有子又有孫而武侯不死先主雖無子有孫可以
當子而先主亦不死使蜀之後主而以北地王爲之則
吳可吞魏可滅而漢亦安得遂亡哉雖然綿竹之戰臣
死于君識武侯之家教成都之失子死於父見昭烈之
遺風漢雖亡凜凜有生氣矣

西漢亡於孺子盟東漢亡於獻帝皆奄奄不振矣獨至
後漢之亡而劉禪雖懦幸有北地王之能死爲漢朝生
色西漢亡而有王皇后之罵王莽東漢亡而有曹皇后
之罵曹丕然兩后皆未能死則猶未見其烈矣獨至後

漢之亡而北地王能死。又有夫人崔氏之能死。尤足爲漢朝生色。

三國人才之盛。不獨於男子中見之。又於婦人中見之。然男子有才。不必其皆節。而婦人無節。曰謂之不才。故論才於男子。才與節分論。才與婦人。必才與節合。是婦人之才。視男子之才。而更難也。惟其最難。而能盛。則三國有足述焉。魏之才。婦有五姜。敘之母。趙昂之妻。辛敞之姊。夏侯令之女。王經之母。是也。吳之才。婦有三孫策之母。孫翊之妻。孫權之妹。是也。漢之才。婦有五先主之夫人。糜氏。北地王之夫人。崔氏。武侯之夫人。黃氏。及徐庶之母。馬邈之妻。是也。至於權變。如貂蟬。聰慧。如蔡琰。又其下者耳。

第一才子書

卷五十九

十一

武侯初死。有楊儀。魏延。互相上表一段文字。成都初亡。又有鍾會。鄧艾。互相上表一段文字。遙遙相對。然鄧艾之表。未嘗許。奏鍾會。則鄧艾與魏延異矣。魏延之表。未嘗爲楊儀所更易。則鍾會與楊儀異矣。且一在班師之日。一在克敵之初。其勢既殊。其事亦別。令人耳目一新。鍾會之將叛。司馬昭之所料也。鄧艾之將叛。則司馬昭之所未料也。於其所未料者。而變生於意外。安得不於其所既料者。防患於意中。故使會制艾。而卽自將以防會。防會而又恐會知之。於是諱之秘之。卽心腹如賈充者。而亦不以其意告之。昭之奸雄。誠不亞於曹操矣。會

欲伐蜀而伴作伐吳之勢。昭欲收會而亦伴扎波艾之名。治其人而即用其法。出乎爾者及乎爾。其鍾士季之謂與。

却說後主在成都聞鄧艾取了綿竹。諸葛瞻父子已亡。大驚。

急召文武商議。近臣奏曰。城外百姓扶老携幼。哭聲大震。各

逃生命。後主驚惶無措。忽哨馬報到。說魏兵將近城下。多官

議曰。兵微將寡。難以赴敵。不如早棄成都。奔南中七郡。其地

險峻。可以自守。就借蠻兵。再來克復。未遲。南人但能使其不復反耳。若欲患難

相從。豈可恃乎。嗟哉。後主南方不可以止些。光祿大夫譙周曰。不可南蠻久反之

人。乎昔無惠。今若投之。必遭大禍。多官又奏曰。蜀吳既同盟。

今事急矣。可以投之。先主半生作客。嘗依呂範矣。寄袁紹矣。托劉表矣。然此一時破一賄也。嗟哉。

第一才子書

卷五十九

三

後主東方以。周又諫曰。自古以來無寄他國為天子者。此言

可以止些。兩天子。臣料魏能吞吳。吳不能吞魏。若稱臣于吳。是一辱也。

若吳被魏所吞。陛下再稱臣于魏。是兩番之辱矣。此言一身不可事兩

天子。不如不投吳而降魏。魏必裂土以封陛下。則上能自守宗

廟。下可以保安黎民。願陛下思之。譙周前勸劉璋出降。今又勸後主出降。是勸降慣家

後主未決。退入宮中。次日眾議紛紛。譙周見事急。復上疏。諍

之後主從譙周之言。正欲出降。忽屏風後轉出一人。厲聲而

罵。周曰。偷生腐儒。豈可妄議社稷大事。自古安有降天子哉。

蜀無降將軍。豈得有降天子哉。後主視之。乃第五子北地王劉禪也。昭烈無兒。後主

却有。後主生七子。長子劉瑋。次子劉瑒。三子劉禛。四子劉瓚。

五子。卽北地王劉譙。六子劉恂。七子劉璩。七子中。惟譙自幼

聰明英敏過人餘皆儒善後主七子於此敘出後主謂補前文之所未及諶曰

今大臣皆議當降汝獨仗血氣之勇欲令滿城流血耶諶曰

昔先帝在日譙周未嘗于預國政今妄議大事輒起亂言甚

非理也臣切料成都之兵尚有數萬姜維全師皆在劍閣照

維若知魏兵犯關必來救應內外攻擊可獲大功此言降不

如豈可聽腐儒之言輕廢先帝之基業乎先帝提照後主叱之曰

汝小兒豈識天時諶叩頭哭曰若勢窮力極禍敗將及便當

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奈何降乎此

不得已言後主不聽諶放聲大哭曰先帝非容易創立基業今

一旦棄之吾寧死不辱也先主不後主令近臣推出宮門遂

令譙周作降書慣修降書遣私署侍中張紹駙馬都尉鄧良

第一才子書

卷五十九

十四

同譙周齋王璽來維城請降時鄧艾每日令數百鐵騎來成

都哨探當日見立了降旗艾大喜不一時張紹等至艾令人

迎入三人拜伏於階下呈上降款玉璽令人追想劉璋納艾

折降書視之大喜受下玉璽重待張紹譙周鄧良等艾作回

書付三人齋回成都以安人心三人拜辭鄧艾逕還成都入

見後主呈上回書細言鄧艾相待之善後主拆封視之大喜

即遣太僕蔣顯齋敕令姜維蚤降又以降天子敕諭遣尚書

郎李虎送文簿與艾共戶二十八萬男女九十四萬帶甲將

士十萬二千有此何官吏四萬倉糧四十餘萬有此何金銀

二千斤綿綺絲絹各二十萬足餘物在庫不及具數有此何

戰士擇十二月初一日君臣出降北地王劉諶聞知怒氣冲天

乃帶劍入宮，其妻崔夫人問曰：「大王今日顏色異常，何也？」
曰：「魏兵將近，父皇已納降款，明日君臣出降，社稷從此殄滅。
吾欲先死，以見先帝於地下，不屈膝於他人也。」
後主有此子，是幹盡之子。
先主有此孫，崔夫人曰：「賢哉！賢哉！得其死矣。妾請先死，王死。」
未遲。
後主有佳兒，謀曰：「汝何死耶？」
崔夫人曰：「王死，父妻死，夫其義同也。」
夫亡妻死，何必問焉？
言訖，觸柱而死。
為避夫婦是，有婦無夫，劉謀夫婦是。
謀乃自殺其三子，并割妻頭，提至昭烈廟中，伏地哭曰：「臣羞見基業棄於他人，故先殺妻子，以絕聖念。後將一命報祖，祖如有靈，知孫之心，夫哭一場，眼中流血，自刎而死。」
凜凜烈烈，如聞其聲，如見其人。
蜀人聞知，無不哀痛。後人有詩讚曰：

君臣甘屈膝，一子獨悲傷。
去矣西川事，雄哉北地王。

第一才子書

卷五十九

七

損身酬烈祖，搔首泣穹蒼。
凜凜人如在，誰云漢已亡。

後主聽知北地王自刎，乃令人葬之。
後主聞北地王之死，不知愧恥，亦不知痛惜，真無心人哉。

次日，魏兵大至，後主率太子諸王及羣臣六主餘人，面縛與觀，出北門十里而降。鄧艾扶起後主，親解其縛，焚其輿櫬，並車入城。後人有詩嘆曰：

魏兵數萬入川來，後主偷生失自裁。
黃皓終存欺國意，姜維空負濟時才。
全忠義士心何烈，守節王孫志可哀。

昭烈經營良不易，一朝功業頓成灰。

於是成都之人，皆具香花迎接，艾拜後主為驃騎將軍。

司馬幸不為尚書左僕射，而後主劉禪竟為驃騎將軍，可發一嘆。

其餘文武各隨高下拜官。

竟死之。請後主還宮，出榜安民，交割倉庫，又令太常張

峻益州別駕張紹招安各郡軍民又令人說姜維歸降一面遣人赴洛陽報捷艾聞黃皓奸險欲斬之皓用金賈賂其左右因此得免黃皓之愛金珠原來為此自是漢亡後人因漢之亡有追思武侯詩曰

魚鳥猶知畏簡書 風雲應為護儲胥 徒勞上將揮神筆

終見降王走傳車 管樂有才真不愧 關張無命欲何如

他年錦里經祠廟 梁父吟成恨有餘

且說太僕蔣顯到劍閣人見姜維傳後主勅命言歸降之事維大驚失語帳下眾將聽知一齊怨恨陵牙怒曰鬚髮倒豎拔刀砍石大呼曰吾等死戰何故先降耶號哭之聲聞數十里蜀中有如此之將如此之兵而天子甘心面縛可發一嘆維見人心思漢乃以善言撫

第一才子書

卷五十九

十一

之曰眾將勿憂吾有一計可復漢室眾皆求問姜維與諸將付耳低言說了計策以下無數文字皆在附耳低言之內此處妙在不即發明即於劍門

關遍豎降旗先令人報入鐘會寨中說姜維引張翼廖化董厥前來降會大喜令人迎接維入帳會曰伯約來何遲也維

正色流涕曰國家全軍在吾今日至此猶為速也既來詐降又偏說不肯便降乃是善於用詐會甚奇之下座相拜待為上賓維說會曰聞將軍自淮南以來算無遺策司馬氏之盛皆將軍之力維故甘

心俯首如鄧士載當與決一死戰安肯降之乎如此口氣便是姜維用詐為兄弟則會遂折箭為誓與維結為兄弟情愛甚密則情疎甚密矣仍令照舊領兵維暗喜遂令蔣顯回成都去了却

說鄧艾封師纂為益州刺史牽弘王順等各領州郡又於綿

竹築臺以彰戰功。既擄自封爵又築臺示功鄧艾有死之道大會蜀中諸官飲宴

艾酒至半酣乃指眾官曰汝等幸遇我故有今日耳若遇他

將必皆殄滅矣。氣驕而言誇鄧艾有死之道多官起身拜謝忽蔣顯至說

姜維自降鍾鎮西了艾因此痛恨鍾會遂修書令人齎赴洛

陽致晉公司馬昭昭得書視之書曰

臣艾切謂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勢以乘吳此

席捲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便用宜留隴右

兵二萬蜀兵二萬煮鹽興冶並造舟船預備順流之計然

後發使告以利害吳可不征而定也更以厚待劉禪以致

孫休若便送禪來京吳人必疑則於向化之心不勸且權

留之於蜀須來年冬月抵京今即可封禪為扶風王錫以

第一才子書

卷五十九

七

貲財供其左右爵其子為公卿以顯歸命之寵則吳人畏

威懷德望風而從矣。書中難以勸吳為名實以封蜀為主既不送禪於京又自議封爵大有專

制之意此艾之所以見殺也

司馬昭覽畢深疑鄧艾有自專之心乃先發手書與衛瓘隨

後降封艾詔曰

征西將軍鄧艾耀威奮武深入敵境使僭號之主係頸歸

降兵不踰時戰不終日雲徹席捲蕩定巴蜀雖自起破強

楚韓信充勁越不足比勲也其以艾為太尉增邑二萬戶

封二子為亭侯各食邑千戶。詔中但封鄧艾並不提起封劉禪便是不欲鄧艾專制之意

鄧艾受詔畢監軍衛瓘取出司馬昭手書與艾書中說鄧艾

所言之事須候奏報不可輒行謂用實寫手書用艾以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吾既奉詔專征如何阻當遂又作書令來使賈赴洛陽時朝中皆言鄧艾必有反意司馬昭愈加疑忌忽使命回呈上鄧艾之書昭拆封視之書曰

艾銜命西征元惡既服當權宜行事以安初附若待國命則往復道途延引日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前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實有不臣之心及引春秋之義亦善于詞令今吳未賓勢與蜀連不可拘常以失事機兵法進不求名退不避罪艾雖無古人之節終不自嫌以損於國也先此申狀見可施行

司馬昭看畢大驚忙與賈充計議曰鄧艾恃功而驕任意行

第一才子書

卷五十九

十六

事反形露矣如之奈何賈充曰主公何不封鍾會以制之艾方忌鍾會又使鍾會制鄧艾此已成不兩立之勢昭從其議遣使賈詔封會為司徒就令衛瓘監督兩路軍馬以手書付瓘使與會伺察鄧艾以防其變此處手書亦用虛寫會接讀詔書詔曰

鎮西將軍鍾會所向無敵前無強良節制衆城網羅逆逸蜀之豪帥面縛歸命以收姜維為功愈謀無遺策舉無廢功其以會為司徒進封縣侯增邑萬戶封子二人亭侯邑各千戶

鍾會既受封即請姜維計議曰鄧艾功在吾之上又封太尉之職今司馬公疑艾有反志故令衛瓘為監軍詔吾制之伯約有何高見維曰愚聞鄧艾出身微賤幼為農家養

家子弟推今僥倖自陰平斜徑攀木懸崖成此大功非出良謀實賴國家洪福耳艾之意相會妙若非將軍與維相拒

於劍閣又安能成此功耶直以劉艾之功為鍾會之功妙今欲封蜀主為扶

風王乃大結蜀人之心其反情不言可見矣晉公疑之是也

會深喜其言維交曰請退左右維有一事密告來會令左右

盡退維袖中取一圖與會曰昔日武侯出草廬時以此圖獻

先帝鍾會曾畫一圖已呈司馬昭矣又不若姜維且曰益州

之地沃野千里民殷國富可為霸業先帝因此遂創成都美

西蜀以引動今鄧艾至此安得不狂張揚鄧艾以激會大喜

鍾會妙甚指問山川形勢也動念了維一言之會又問曰當以何策

除艾維曰乘晉公疑忌之際當急上表言艾反狀晉公必令

第一才子書 卷五十九 九

將軍討之一舉而可擒矣絕妙挑搆會依言即遣人賫表進

赴洛陽言鄧艾專權恣肆結好蜀人早晚必反矣此處鍾會

虛寫筆法變換於是朝中文武皆驚會又令人於中途截了鄧艾表

文接艾筆法改寫傲慢之辭以實已之語鄧艾所上之表與

皆用虛寫司馬昭見了鄧艾表章大怒即遣人到鍾會軍前

筆法變換令會收艾又遣賈充引三萬兵入斜谷昭乃同魏主曹奐御

駕親征西曹掾邵悌諫曰鍾會之兵多鄧艾六倍當令會收

艾足矣何必明公自行耶昭笑曰汝忘了舊日之言耶照應

十五卷中語汝會道會後必反吾今此行非為艾實為會耳奸雄

正與曹操彷彿悌笑曰某恐明公忘之故以相問今既有此意切宜

秘之不可泄漏一般都是有心人昭然其言遂提大兵起程

寫來真是好看

時賈充亦疑鍾會有變密告司馬昭昭曰如遣汝吾亦疑汝
耶且到長安自有明白昭聽卻悌不可泄漏之語連對賈充亦無實語早有細作報
知鍾會說昭已至長安會慌請姜維商議收艾之策正是
纔見西蜀收降將 又見長安動大兵
未知姜維以何策破艾且看下文分解

一才子書

卷五十九

辛



四大奇書第一種卷六十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第一百十九回

假投降巧計成虛話
再受禪依樣畫葫蘆

姜維欲先殺諸魏將。然後殺鍾會。而重立漢帝。其計不爲不深。其心不爲不苦矣。且將除鄧艾。而假手於會。將除衛瓘。而又假手於艾。是謀殺諸將者。姜維謀殺鄧艾。者亦姜維也。謀殺鍾會者。姜維謀殺衛瓘者。亦姜維也。然而會滅而諸將不滅。艾滅而衛瓘不滅。則天之未可強也。論者往往以多事責姜維。然則陸秀夫之航海。張世傑之辨香。文天祥之崖山。流涕皆得謂之多事耶。李陵之不卽死。或猶虛諒其得當。報漢之言。而姜維之不卽死。豈得實沒其設謀報漢之志。元人有詩曰。諸葛未亡。猶是漢。予請更下一語以對之。曰。姜維不死。尚爲劉庶。不負其苦心云。

先主基業半以哭而得成。送徐庶則哭而送之。不哭則庶安得有走馬之薦。請諸葛亮則哭而請之。不哭則亮安得有出山之心。乃其父善哭。而其子獨不善哭。何也。或曰。哀歡非人之所得而教。若待教而後哭。便是不光。哭子曰。不然。先主亦嘗受人之教矣。其對魯肅而哭。孔明教之也。其對孫夫人而哭。亦孔明教之也。但教之哭。

第一才子書

卷六十

而哭必其人先自會哭然後能如所教耳若後主生平
眼淚從來貴重其睡着於子龍懷中則喪其母而不知
哭其聽北地王之自刃於廟則喪其子而亦不知哭以
此二者不能得其眼淚更何從得其眼淚
觀後主之不哭而司馬昭笑其不哭郤正又當哭其所
笑矣不獨爲郤正哭又當爲孔明哭爲先主哭先主有
如此之子此託孤之時所以執手流淚孔明有如此之
君此出師之時所以臨表涕泣也

或作高視劉禪之說曰此間樂不思蜀之言乃禪之巧
於自全也若日夜流涕感憤思歸奸雄如司馬昭其能
容之乎然則閉目開目之劉禪依然一青梅煮酒聞雷
才子書
卷六十
失筋之劉玄德耳雖然使禪而果能如是則不至于用
黃皓不至於疑姜維亦不至於獻成都降鄧艾矣然則
爲此說者夫豈其然

第一

卷六十

二

司馬昭欲舍炎立攸以繼師後其與宋太宗之殺德昭
而自立其子者不啻天淵矣雖然以此爲昭之愛兄則
猶未知昭者也使攸而非昭之子而昭欲立之乃爲公
耳今則陽託立姪之名而陰受立子之利其計不亦巧
乎且炎爲長而攸爲次若以炎爲師之子而立之更無
他議耳今不以炎嗣師而以攸嗣師使人得執立長之
說以廢其立姪之事其計不更巧乎蓋不明君臣之義
者必不能篤兄弟之誼故觀曹丕之篡漢帝知其必不

能愛曹植。觀司馬昭之弑魏主。知其必不能念司馬師。魏之亡。非晉亡之。而魏自亡之也。何也。炎之偏主。一則曰。我何如曹丕。再則曰。父何如曹操。是其篡也。魏教之也。魏教之。則謂之魏之亡。魏可矣。且魏之亡。魏自亡之。而亦漢亡之也。何也。炎之受禪。一則曰。我爲漢報讐。再則曰。我依漢故事。是其禪也。漢教之也。漢教之。則謂之漢之亡。魏可矣。天理昭然。絲毫不爽。豈不重可畏哉。曹氏以再世而篡。劉司馬氏歷三世而篡。魏似魏之亡。獨遲於漢也。漢滅於魏。未滅之時。似漢之亡。獨早於魏也。而非也。當曹芳之立。而魏已亡。及曹芳之廢。而魏再亡。及曹髦之弑。而魏三亡矣。何待於免之見黜。而後謂之亡哉。然則漢之亡。終在後。魏之亡。終在先耳。

第一才子書

卷六十

三

董卓聞受禪臺之言。曹丕有受禪臺之事。魏則取前之虛者。而實之。晉又取前之實者。而再實之也。漢將亡。有黃巾之妖。魏將亡。亦有黃巾之怪。漢則先舉後之一。黃巾而散。爲衆人。魏則又舉前之衆。黃巾而合。爲一人也。受禪臺有三。則兩實一虛。黃巾有二。則一多一寡。此又一部大書。前後關合處。

却說鍾會請姜維計議收鄧艾之策。維曰。可先令監軍衛瓘收艾。艾欲殺瓘。反情實矣。將軍却起兵討之可也。姜維忌艾使艾殺瓘是爲會大喜。遂令衛瓘引數十人入成都收鄧艾。維先去一忌也。父子。瓘部卒止之曰。此是鍾司徒令鄧征西殺將軍。以正反。

情也。切不可行。瓊曰：吾自有計。遂先發檄文二三十道。其檄曰：奉詔收艾。其餘各無所問。若蚤來歸，爵賞如先。敢有不出者，滅三族。妙在先散其羽翼，衆則不可擒，少則可擒。隨備檻車兩乘，星夜望成都。

而來比及雞鳴，艾部將見檄文者，皆來投拜于衛瓊馬前。時鄧艾在府中未起，瓊引數十人突入大呼曰：奉詔收鄧艾父子。艾大驚，滾下牀來。瓊叱武士縛於車上，其子鄧忠出問亦被捉下，縛於車上。妙在事成於俄頃，遲則不可擒。府中將吏大驚，欲待

動手搶奪，蚤望見塵頭大起，哨馬報說鍾司徒大兵到了。鍾之至却在鄧艾一衆各四散奔走。鍾會與姜維下馬入府見邊敘來，筆法變換。

鄧艾父子已被縛會以鞭撻鄧艾之首而罵曰：養犢小兒何敢如此。姜維亦罵曰：匹夫行險徼幸，亦有今日。耶艾亦大罵。

第一才子書 卷六十

一吃口怎敵會將艾父子送赴洛陽，會入成都，盡得鄧艾軍得兩便口。

馬威聲大震，乃謂姜維曰：吾今日方越平生之願矣。漸漸露出馬脚

來。維曰：昔韓信不聽蒯通之說，而有未央宮之禍。此句隱然

是主。大夫種不從范蠡於五湖，卒伏劍而死。此句是陪說，反

二子者，其功名豈不赫然哉！徒以利害未明，而見幾之不蚤

也。先以危辭動之今公大勲已就，威震其主，何不泛舟絕迹，登峨嵋

之嶺，而從赤松子遊乎？再以冷語挑之將勸其謀，會笑曰：

君言差矣。吾年未閒旬，方思進取，豈能便效此退閒之事？要

向出此。鈞他此。維曰：若不退閒，當蚤圖良策。此則明公智力所能無

煩老夫之言矣。分明教他謀反却會撫掌大笑曰：伯約知吾

心也。二人自此每日商議大事，維密與後主書曰：望陛下忍

數日之辱。維將使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必不使漢室終滅也。若有此事。真是快事。却說鍾會正與姜維謀反。忽縱無此事。亦是快文。

報司馬昭有書到會。接書書中言。吾恐司徒收艾不下。自屯兵於長安。相見在近。以此先報會。大驚曰。吾兵多艾數倍。若但要我擒艾。晉公知吾獨能辦之。今日自引兵來。是疑我也。

鍾會之反。姜維催之。遂與姜維計議。維曰。君疑臣則臣必死。豈之司馬昭又催之。更不消引韓信文。種為喻。卽以鄧艾為會曰。吾不見鄧艾乎。喻譬如作文者。只用本題。不用請客。會曰。吾

意決矣。事成則得天下。不成則退西蜀。亦不失作劉備也。學他人只學劉先主。亦如作文者。只用本題。不消請客。維曰。近聞郭太后新亡。可許稱

太后有遺詔。教討司馬昭。以正弑君之罪。司馬昭必挾曹奩之詔討之者耳。今維見曹奩在軍中。便算出郭太后遺詔來。正與司馬懿詩曹爽之詔相合。據明公之才

第一才子書 卷六十 五

中原可席捲而定。會曰。伯約當作先鋒。成事之後。同享富貴。維曰。願效犬馬微勞。但恐諸將不服耳。既說倒了主帥。會曰。來日元宵佳節。於故宮大張燈火。請諸將飲宴。如不從者。盡殺之。

董丞與吉平飲宴。亦是元宵佳節。至此已隔九十餘卷。忽然相照。維暗喜。次日會維二人請諸將宴飲。數巡後。會執杯大哭。郭忠陰半嶺上之哭。是真哭。鍾會席間之哭。是假哭。諸將驚問其故。會曰。郭太后臨崩。有遺詔在此。為司馬昭

南闕弑君。又將南闕事一提。大逆無道。蚤晚將篡魏命。吾討之。汝等各自僉名。共成此事。眾皆大驚。面面相覷。會拔劍出鞘曰。違

令者。斬。眾皆恐懼。只得相從。畫字已畢。勉強西字與甘賈會。乃因諸將於宮中嚴兵禁守。維曰。我見諸將不服。請坑之。會

曰。吾已令宮中掘一坑。置大棒數千。如不從者。打死坑之。若

若

姜維之言而遂坑之何必又置大棒乎幾不蚤快變將作矣時有心腹將丘建在側建乃

護軍胡烈部下舊人也時胡烈亦被監在宮建乃密將鍾會

所言報知胡烈烈大驚泣告曰吾兒胡淵領兵在外安知會

懷此心耶汝可念向日之情透一消息雖死無恨丘建只爲一胡烈又

因胡烈轉建曰恩主勿憂容某圖之遂出告會曰主公軟監

諸將在內水食不便可令一人往來傳遞會素聽丘建之言

遂令丘建監臨會分付曰吾以重事託汝休得洩漏事之將敗所託

非建曰主公放心某自有緊嚴之法建暗令胡烈親信人入

內烈以密書付其人其人持書火速至胡淵營內細言其事

呈上密書淵大驚遂遍示諸營知之衆將大怒急來淵營商

議曰我等雖死豈肯從反臣耶又因胡淵轉出衆將淵曰正月十八日

第一才子書 卷六十 六

中可驟入內如此行之妙在不監軍衛瑾淡喜胡淵之謀因

衆將轉卽整頓了人馬令丘建傳與胡烈烈報知諸將却說

鍾會請姜維問曰吾夜夢大蛇數千條咬吾主何吉凶與鄧艾水

山卷之夢一迷維曰夢龍蛇者皆吉慶之兆也邵緩爲鄧艾

一近正自相對維曰夢龍蛇者皆吉慶之兆也圓夢是真話

姜維爲鍾會會喜信其言乃謂維曰器仗已備放諸將出問

之若何維曰此輩皆有不服之心久必爲害不如乘早戮之

會從之卽命姜維領武士往殺衆魏將維領命方欲行動忽

然一陣心疼昏倒在地憑他膽大無余心疼左右扶起半晌

方甦忽報官外人聲沸騰會方令人探時喊聲大震四面八

方無限兵到維曰此必是諸將作惡可先斬之忽報兵已入

內會令閉上殿門使軍士上殿屋以瓦擊之互相殺死數十

人宮外四面火起外兵砍開殿門殺入會自掣劍立殺數人

却被亂箭射倒衆將梟其首謀事不密又不速宜其死也然

必殺會則會固維拔劍上殿往來衝突不幸心疼痛轉加維仰

天大叫曰吾計不成乃天命也此時姜維即不心疼而事機

遂自刎而死噫維死矣時年五十九歲宮中死者數百人衛

瓘曰衆軍各歸營所以待王命魏兵爭欲報讐共剖維腹其

膽大如雞卵子龍一身都是膽衆將又盡取姜維家屬殺之

鄧艾部下之人見鍾會姜維已死遂連夜去追劫鄧艾蚤有

人報知衛瓘瓘曰是我捉艾今若留他我無葬身之地矣護

軍田續曰昔鄧人取江油之時欲殺續得衆官告免提照一

卷中今日當報此恨丘建笑報書主之恩田續欲報瓘大喜

第一才子書

卷六十

七

遂遣田續引五百兵趕至綿竹止遇鄧艾父子放出檻車欲
還成都艾只道是本部兵到不作準備欲待問時被田續一
刀斬之鄧忠亦死於亂軍之中水山寨之夢後人有詩嘆鄧
艾曰

自幼能籌畫 多謀善用兵 凝眸知地理 仰面識天文

馬到山根斷 兵來石徑分 功成身被害 魂遠漢江雲

又有詩嘆鍾會曰

髫年稱蚤慧 曾作秘書郎 妙計傾司馬 當時號子房

壽春多贊畫 劍閣顯皮鑑 不學陶朱隱 遊魂悲故鄉

又有詩嘆姜紅曰

天水落英俊 涼州產異才 系從尚父出 術奉武侯來

大膽應無懼。雄心誓不回。成都身死日。漢將有餘哀。

却說姜維鍾會鄧艾已死張翼等亦死於亂軍之中太子劉

璿漢壽亭侯關彝皆被魏兵所殺軍民大亂互相踐踏死者

不計其數旬日後賈充先至出榜安民方始寧靖留衛瓘守

成都乃遷後主赴洛陽止有尚書令樊建侍中張紹光祿二

夫譙周秘書郎郤正等數人限隨瘞化董厥皆託病不起後

皆憂死時魏景元五年改為咸熙元年春三月吳將丁奉見

蜀已亡遂收兵還吳補應前卷中事吳主孫休曰吳

蜀乃唇齒也唇亡則齒寒臣料司馬昭伐吳在卽乞陛下淡

加防禦為後卷伏線休從其言遂命陸遜子陸抗為鎮東大將軍

領荊州牧守江口左將軍孫異守南徐諸處隘口又沿江一

第一才子書

卷六十

帶屯兵數百營老將丁奉總督之以防魏兵不能救蜀已成

此時欲自守難矣建寧太守霍弋聞成都都不守素服望西大哭三日

諸將皆曰既漢主失位何不速降戈泣謂曰道路隔絕未知

吾主安危若何若魏主以禮待之則舉城而降未為晚也萬

一危辱吾主則主辱臣死何可降乎雖不能死或蚤降者不啻天淵眾然其

言乃使人到洛陽探聽後主消息去了且說後主至洛陽時

司馬昭已自回朝昭責後主曰公荒淫無道廢賢夫政理宜

誅戮司馬昭本不欲殺後主因見他醉生夢死故意嚇他一嚇要他醒一醒耳後主而如土色不

知所為文武皆奏曰蜀主既失國紀幸早歸降宜赦之昭乃

封禪為安樂公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以其不知憂患固當封以此名賜佳宅月裕請

受賜絹萬疋僮婢百人子劉禪及羣臣樊建譙周郤正等皆

封侯爵後主謝恩出內階因黃皓蠱國害民令武士押出市曹凌遲處死快事快事○此時時霍戈探聽得後主受封遂

率部下軍士來降次日後主親詣司馬昭府下拜王昭設宴款待先以魏樂舞戲於前蜀官感傷獨後主有喜之見魏而不思蜀

已為昭令蜀人扮蜀樂於前蜀官盡皆墮淚後主嬉笑自若見蜀而不思蜀酒至半酣昭謂賈充曰人之無情乃至於此雖

使諸葛孔明在亦不能輔之久全何况姜維乎乃問後主曰頗思蜀否後主曰此間樂不思蜀也此之謂安樂公須臾後主起身

更衣卻正跟至廂下曰陛下如何答應不思蜀也倘彼再問可泣而答曰先人墳墓遠在蜀地乃心西悲無日不思晉公

必放陛下歸蜀矣此怨放問恐亦未必後主牢記入席酒將微醉昭又

第一才子書卷六十九
問曰頗思蜀否後主如卻正之言以對學舌不差欲哭無淚

遂閉其目兩下問察不能得昭曰何乃似卻正語耶甚後主

開口驚視曰誠如尊命寫得後主如回昭及左右皆笑之且謾笑之司馬氏再

傳而後便有問蝦昭因此溪喜後主誠實並不疑慮後人有

詩嘆曰
追歡作樂笑顏開
不念危亡半點哀
快樂異鄉忘故國
方知後主是庸才

却說朝中大臣因昭收川有功遂尊之為王表奏魏主曹奂時奂名為天子實不能主張政皆由司馬氏不敢不從遂封晉公司馬昭為晉王令人逆想曹操封回王曉諭父司馬懿為宣王兄司馬師為景王昭妻乃王肅之女生二子長曰司馬炎人物魁

偉立髮垂地兩手過膝聰明英武瞻量過人此處詳敘司馬炎為下文稱帝

伏次曰司馬攸情性溫和恭儉孝悌昭甚愛之因司馬師無

子嗣攸以繼其後不以炎繼而以昭常曰天下者乃吾兄之

天下也公然以天下歸之司馬氏目中入已無曹氏於是司

馬昭受封晉王欲立攸為世子一片權詐山濤諫曰廢長立幼違

禮不祥若論承嗣之禮則繼師者同賈充何曾裴秀亦諫曰

長子聰明神武有超世之才入望既茂天表如此非人臣之

相也昭猶豫未決惟攸與炎本皆為昭之子故猶豫未決耳

矣若使攸而真為師之所出則昭又未必然

大尉王祥司空荀顗諫曰前代立少多致亂國願殿下思

之昭遂立長子司馬炎為世子其以次子嗣師而不以長子

為言師猶豫未決亦是假大臣奏稱當年襄武縣天降一人身長二丈餘

第一才子書

脚跡長三尺二寸白髮蒼髯着黃單衣裹黃巾此時又週一

首卷遙拄藜頭杖自稱曰吾乃民王也民王二字名色甚奇

遙相應今來報汝天下換主立見太平與首卷大賢良師等

然不見此乃殿下之瑞也此非晉之符瑞乃魏之妖子殿下可戴十二旒

寇冕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備六馬進王妃為王

后立世子為太子昭心中暗喜回到宮中正欲飲食忽中風

不語次日病危太尉王祥司徒何曾司馬荀顗及諸大臣入

宮問安昭不能言以手指太子司馬炎而死司馬師臨終時

司馬昭臨終時有日一如時八月辛卯日也何曾曰天下大

事皆在晉王可立太子為晉王然後祭墓是日司馬炎即晉

王位封何曾為晉丞相司馬望為司徒石苞為驃騎將軍陳

騫為車騎將軍諡父為文王昭自此文王故如其所命安葬已畢炎召賈

充裴秀入宮問曰曹操曾云若天命在吾吾其為周文王乎

果有此事否照應七十充曰操世受漢祿恐人議論篡逆之

各故出此言乃明教曹丕為天子也得此一註則遂使曹操

發一嘆馬炎可司炎曰孤父王比曹操何如妙充曰操雖功蓋華夏下

民畏其威而不懷其德貶壞曹操以子丕繼業差役甚重東

西驅馳未有寧歲又貶壞曹丕後我宣王景王累建大功布

恩施德天下歸心久矣德對說文王并吞西蜀功蓋寰宇

與東西驅又豈操之可比乎見得司馬昭不做炎曰曹丕尚

紹漢統孤豈不可紹魏統耶司馬昭明明要學曹操司賈充

裴秀二人再拜而奏曰殿下正當法曹司馬昭明明要學曹丕賈充

第一才子書卷六十禪臺布告天下以即大位此處受禪臺與八十卷之炎大喜

次日帶劍入內此時魏主曹奐連日不曾設朝心神恍惚舉

止失措炎直入後宮奐慌下御榻而迎炎坐畢問曰魏之大

下誰之刀也奐曰皆晉王父祖之賜耳炎笑曰吾觀陛下文

不能論道武不能經邦何不讓有才德者主之明明當面鄙

奐大驚口噤不能言倘有黃門作郎張節大喝曰晉王之言

差矣昔日魏武祖皇帝東蕩西除南征北討非容易得此天

下今天子有德無罪何故讓與人耶炎大怒曰此社稷乃大

漢之社稷也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得立魏王篡奪漢室借

馬炎口車替漢朝出氣吾祖父三世輔魏得天下者非曹氏之能實司

馬氏之力也四海咸知吾今日豈不能紹魏之天下乎曹丕

欲篡

欲篡

欲篡

漢却使他人說合司馬炎節又曰欲行此事是篡國之賊也

欲篡魏竟是自家開口司馬炎口中直時出來

炎大怒曰吾與漢家報讐有何不可司馬炎口中直時出來

此武士將張節亂瓜打死於殿下免泣淚跪告欲帝尚不會

炎起身下殿而去免謂賈充裴秀曰事已急矣如之奈何充

曰大數盡矣陛下不可逆天當照漢獻帝故事重修受禪臺

是祖宗做樣與別人看曹奐只當怨曹丕耳具大禮禪位與晉王上合天心下順

民情陛下可保無虞矣免從之遂令賈充築受禪臺以十二

月甲子日免親捧傳國璽立于臺上大會文武後人有詩嘆

魏吞漢室晉吞曹 天運循環不可逃

張節可憐忠國死 一拳怎障泰山高

第一才子書

卷六十

十一

請晉王司馬炎登壇授與大禮免下壇具公服立於班首炎

端坐於臺上賈充裴秀列于左右執劍令曹奐再拜伏地聽

命充曰自漢建安二十五年魏受漢禪已經四十五年矣處處

提出魏篡漢故事來可見當日之事乃是賊偷賊物今天祿永終天命在晉司馬氏功

德彌隆極天際地可即皇帝正位以紹魏統封汝為陳留王

即用獻帝初時名號一發分毫不差出就金墉城居止當時起程非宜詔不許

入京與華敬此獻帝免泣謝而去太傅司馬孚哭拜於奐前

曰臣身為魏臣終不肯魏也曹氏篡漢時曹家宗族中却無此人

封孚為安平王孚不受而退是日文武百官再拜於臺下山

呼萬歲炎紹魏統國號大晉改元為太始元年大赦天下魏

遂亡後人有詩嘆曰

晉國規模如魏王。

陳留踪跡似山陽。

重行受禪臺前事。

回首當年止自傷。

晉帝司馬炎。

漢以炎與為年號恰合司馬炎之名亦一識也

追諡司馬懿為宣帝伯

父司馬師為景帝父司馬昭為文帝立七廟以光祖宗那七

廟漢征西將軍司馬鈞鈞生豫章太守司馬亮亮生潁州太

守司馬雋雋生京兆尹司馬防防生宣帝司馬懿懿生景帝

司馬師文帝司馬昭是為七廟也。曹丕不聞帝曹滕曹大事

已定每日設朝計議伐吳之策正是

漢家城郭已非舊。

吳國江山將復更。

未知怎生伐吳且看下文分解。

第一百二十回

第一才子書

卷六十

七

薦杜預老將獻新謀。

降孫皓三兮歸一統。

此卷紀三分之終而非紀一統之始也書為三國而作

則重在三國而不重在晉也推三國之所自合而歸結

於晉武猶之原三國之所從分而追本於桓靈也以虎

狼之秦而吞六國則始皇不可以比湯武以篡竊之晉

而并三國則武帝豈足以比高光晉之劉毅對司馬炎

曰陛下可比漢之桓靈然則三國一書以桓靈起之即

謂以桓靈收之可耳。

前卷晉之篡魏與魏之篡漢相對而成篇此卷炎之取

吳亦與昭之取蜀相對而成篇而前卷於不相似之中

偏有特特相類者見報應之不殊也此卷於極相似之中偏有特特相反者見事變之不一也如鄧艾之拒姜維悉力攻擊而羊祜之交陸抗通好餽遺則大異鍾會之忌鄧艾彼此不合而杜預之繼羊祜前後一心則大異伐蜀之議決諸終朝而伐吳之議遲之又久則大異乎蜀之役二將不還而乎吳之役全師皆返則大異此間樂不思蜀之劉禪以懦而稱臣而設此座以待陛下之孫皓以剛而屈首則又大異至於取蜀之難難在事後鄧艾專焉鍾會叛焉姜維構焉而邵悌憂之劉實知之司馬昭亦料之矣取吳之難難在事先羊祜請焉杜預勸焉王濬張華又贊焉而馮純沮之荀勗賈充沮之

第二才子書

卷六十

十四

王渾胡奮亦欲緩之矣。比類而觀更無分寸雷同。絲毫合掌。凡書至終篇每虞其易盡。有如此之竿頭百尺。愈出愈奇者哉。

三國一書每至兩軍相聚。兩將相持。寫其勇者披堅執銳。以決死生。寫其智者殫慮竭思。以衛巧拙。幾於荆棘成林。風雲眩目矣。忽於此卷見一輕裘緩帶之羊祜。居然文士風流。又見一醜酒受藥之陸抗。無異良朋贈答。令人氣定神閒。耳目頓易。直覺險道化爲康莊。兵氣銷爲日月。真夢想不到之文。

或謂大夫之交不越境。以羊陸二人交歡邊境。如宋華元楚子反之自平於下。毋乃有違君命乎。予曰不然。

施德而一施暴則人盡舍暴而歸德而施暴者將爲施德者之所制矣彼以德懷我之人是欲不戰而服我也我亦以德懷彼之人是亦欲不戰而服彼也外似於相和而意實主於相敵又何譏焉

中原之兵所以難於取吳者有前事以爲之鑒也周郎有赤壁之捷陸遜有猯亭之捷徐盛有南徐之捷朱桓有江陵之捷周魴有石亭之捷丁奉有徐塘之捷斯誠未易圖矣而孰知從前之難則屢戰而不克向後之易則一戰而成功貫索之艦斷之以刀連環之舟焚之以火吳之摧敵者有然而橫江之鎖鎔之以炬沉水之錐衝之以筏吳之受摧於敵者又有然時移勢改險不足恃凡古今成敗無常皆當以此類之

第

才子書

卷六十

五

三國之興始於漢祚之衰而漢祚之衰則由於關豎之欺君與亂臣之竊國也一部大書始之以張讓趙忠而終之以黃皓岑昏可爲闔豎之戒首篇之末結之以張飛之欲殺董卓終篇之末結之以孫皓之譏切賈充可爲亂臣之戒

三國以漢爲主於漢之亡可以終篇矣然纂漢者魏也漢亡而漢之讐國未亡未足快讀者之心也漢以魏爲讐於魏之亡又可以終篇矣然能助漢者吳也漢亡而漢之與國未亡猶未足竟讀者之志也故必以吳之亡爲終也至於報報之反未有已時禪皓稽首於前而懷

愍亦受執於後師昭上偏其主而安恭亦見偏於臣西
晉以中原而并建業東晉又以建業而棄中原晉主以
司馬而吞劉氏宋主又以劉氏而奪司馬則自有兩晉
之史在不得更贅於三國之末矣

却說吳主孫休聞司馬炎已篡魏知其必將伐吳憂慮成疾

臥床不起乃召丞相濮陽興入宮中令太子孫暉音響出拜吳主

把興臂手指暉而卒興出與羣臣商議欲立太子孫暉為君

左興軍萬或曰暉幼不能專政不若取烏程侯孫皓立之何

仍求孫亮而復立之左將軍張布亦曰皓才識明斷堪為帝王丞相濮

陽興不能決入奏朱太后太后曰吾寡婦人耳安知社稷之

事卿等斟酌立之可也興遂迎皓為君皓字元宗大帝孫權

第一才子書

卷六十

十六

太子孫和之子也當年七月即皇帝位改元為元興元年封

太子孫暉為豫章王追諡父加為文皇帝尊母何氏為太后

若論入繼大統便不當自帝其父加丁奉為左右大司馬次年改為甘露元

年皓凶暴日甚酷溺酒色寵幸中常侍岑昏又是一箇中常侍與蜀之黃皓

正是一對濮陽興張布諫之皓怒斬二人滅其三族第一便殺兩箇命定策

大臣其亡可知由是廷臣緘口不敢再諫又改寶鼎元年以陸凱萬

或為左右丞相時皓居武昌揚州百姓泝流供給甚苦之又

奢侈無度公私甚乏陸凱上疏諫曰

今無災而民命盡無為而國財空臣竊痛之昔漢室既衰

三家鼎立今曹劉失道皆為晉有此目前之明驗也臣愚

但為陛下惜國家耳武昌土城險瘠非王者之都且童謡

云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此足明民心與天意也。今國無一年之蓄有露根之漸官吏為苛擾莫之或恤大帝時後宮女不滿百景帝以來乃有千數此耗財之甚者也。又左右皆非其人羣黨相挾害忠隱賢此皆蠹政病民者也。願陛下省百役罷苛擾簡出官女清選百官則天悅民附而國安矣。

疏奏皓不悅又大興土木作昭明宮令文武各官入山採木

又有曹操之術又大興士尚廣令筮著問取天下之事尚對曰陛下

筮得吉兆庚子歲青蓋當入洛陽為後文降晉之兆劉禪謂信師婆之言不應孫

皓誤信術士術皓大喜謂中書丞華覈曰先帝納卿之言分

頭命將沿江一帶屯數百營命老將丁奉總之朕欲兼并漢

第一才子書

卷六十

土以為蜀主復讐當取何地為先既好土木又好覈諫曰今

成都甲兵其亡可知不守社稷傾崩司馬炎必有吞吳之心陛下宜修德以

安吳民乃為上計若強動兵甲正猶披豚救火必致自焚也

願陛下察之前以一吳伐一魏尚不能勝今晉兼魏蜀是又

是老成皓大怒曰朕欲乘時恢復舊業汝出此不利之言若不

看汝舊臣之面斬首號令叱武士推出殿門華覈出朝嘆曰

可惜錦繡江山不久屬於他人矣為明正遂隱居不出於是

皓令鎮東將軍陸抗部兵屯江口以國襄陽早有消息報入

洛陽近臣奏知晉主司馬炎晉正聞陸抗寇襄陽與眾官商

議賈充出班奏曰臣聞吳國孫皓不修德政專行無道陛下

可詔都督羊祜率兵拒之災其國中有變乘勢攻取東吳及

孽可得也。平吳之未遣杜預而先遣羊祜猶平蜀之未遣鍾會而先遣鄒艾也。炎大喜即降詔

遣使到襄陽宣諭羊祜祜奉詔整點軍馬預備迎敵自是羊

祜鎮守襄陽甚得軍民之心吳人有降而欲去者皆聽之減

戍邏之卒用以墾田八百餘頃。與孔明屯田渭濱姜維屯田沓中前後起似。其初

到時軍無百日之糧及至末年軍申有十年之積祜在軍嘗

着輕裘繫寬帶不披鎧甲帳前使衛者不過一餘人。彬彬然有儒雅

之風其視羽扇綸巾亦不多讓一日部將入帳稟祜曰哨馬來報吳兵皆懈

怠可乘其無備而襲之必獲大勝祜笑曰汝眾人小覷陸抗

耶此人足智多謀日前吳主命之攻拔西陵斬了步闡及其

將士數十人吾救之無及。在羊祜口申補此人為將我等只前文所未及

可自守候其內有變方可圖取若不察時勢而輕進此取敗

第一才子書

卷六十

文

之道也。自鄧艾與姜維苦戰之後又見眾將服其論只自守此一壞不戰之文出人意外

疆界而已一日羊姑引諸將打獵正值陸抗亦出獵羊祜下

令我軍不許過界眾獸得令止於晉地打圍不犯吳境陸抗

望見嘆曰羊將軍兵有紀律不可犯也自晚各退。曹操與孫權書曰願

吳將軍會獵于吳是以獵為戰也今觀此祜歸至軍申察問

二人之獵何其從容不迫而無猜志乎祜曰

所得禽獸彼吳人先射傷者皆送吳。吳人皆悅來報陸抗

抗召來人入問曰汝主帥能飲酒否來人答曰必得佳釀則

飲之抗笑曰吾有斗酒藏之久矣今付與汝持去拜士都督

此酒陸某親釀自飲者特奉一勺以表昨日出獵之情。周瑜飲立

德以酒是及意陸抗送羊祜以酒是美情來人領諾攜酒而去左右問抗曰將軍

以酒與彼有何主意抗曰彼既施德於我我豈得無以酬之

衆皆愕然却說來人回見羊祜以抗所問并奉酒事一一陳告祜笑曰彼亦知吾能飲乎遂命開壺取飲部將陳元曰其中恐有奸詐都督且宜慢飲祜笑曰抗非毒人者也不必疑慮竟傾壺飲之關公飲魯肅之酒是大膽羊祜飲陸抗之酒是雅量自是使人通問常相往來一日抗遣人候祜祜問曰陸將軍安否來人曰主帥臥病數日未出祜曰料彼之病與我相同吾已合成熟藥在此可送與服之孔明識周郎之病以不藥藥之羊祜識陸抗之病即以藥藥之一是賭智關巧一是開心見來人持藥回見抗衆將曰羊祜乃是吾敵也此藥必非良藥抗曰豈有醜人羊叔子哉曹操不信華佗是奸雄機智陸抗不疑羊祜是良將高懷衆人勿疑遂服之次日病愈衆將皆拜賀抗曰彼專以德我專以暴是彼將不戰而服我也今宜各保疆界而已無求細

第一才子書

卷六十

七

利正是羊叔子敵手

衆將領命忽報吳主遣使來到抗接入問之使曰天子傳諭將軍作急進兵勿使晉人先入抗曰汝先回吾

隨有疏章上奏使人辭去抗即草疏遣人賫到建業時吳主時已還近臣呈上皓拆觀其疏疏中備言晉未可伐之狀且勸

吳主修德慎罰以安內爲念不當以黷武爲事吳主覽畢大怒曰朕聞抗在邊境與敵人相通今果然矣遂遣使罷其兵

權降爲司馬却令左將軍孫冀代領其軍閩宇代姜維蜀主但有其意孫冀代

陸抗吳主竟有其事羣臣皆不敢諫吳主皓自改元建衡至鳳凰元年

恣意妄爲窮兵屯成上下無不嗟怨丞相萬彧將軍留平大

司農樓玄三人見皓無道直言苦諫皆被所殺前後十餘年

殺忠臣四十餘人羊祜所謂孫皓之暴皓出入常帶鐵騎五

萬羣臣恐怖莫敢奈何却說羊祜聞陸抗罷兵孫皓失德見吳有可乘之機乃作表遣人往洛陽請伐吳陸抗諫伐晉而其言似異而其畧曰

夫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因人而成此將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二語倒轉

強羊祜謂人事之不可怠今江淮之險不如劍閣孫皓之暴過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力盛於往時

不於此際乎一四海而更阻兵相守使天下困於征戎經歷盛衰不可長久也非好黷武正欲止武非好動兵正欲息兵蓋吳平則征戎可息也

司馬炎觀表大喜便令興師伐吳之事于此一緊賈充荀勗馮統三人力言不可炎因此不行此是伐吳之事于此一寬祜聞上不允其請嘆曰天下不如意者十常八九今天與不取豈不大可惜

第一才子書

卷六十

三

哉亦是至言至咸寧四年羊祜入朝奏辭歸鄉養病炎問曰卿有何安邦之策以教寡人祜曰孫皓暴虐已甚於今可不戰而

克若皓不幸而歿更立賢君則吳非陛下所能得也陸抗未

不可得孫皓既死則吳亦不可得炎大悟曰卿今便提兵往伐若何伐吳則吳事又于此一緊祜曰臣年老多病不堪當此任陛下另選智勇之士可

也伐吳之事又於此遂辭炎而歸是年十一月羊祜病危寬此第二層曲折司馬炎車駕親臨其家問安炎至臥榻前祜下淚曰臣萬死

不能報陛下也炎亦泣曰朕不能用卿伐吳之策今日誰可繼卿之志祜含淚而言曰臣死矣不敢不盡愚誠右將軍

杜預可任若欲伐吳須當用之鍾會與劉艾彼此相妒羊祜與杜預前後相薦與前卷相反而相對炎曰舉善薦賢乃美事也卿何薦人於朝卽自焚其奏

稿不令人知耶鍾會伐國欲密羊祜薦人亦欲密伐國之密

我○不○足○奇○恐○其○肅曰拜官公朝謝恩私門臣所不取也恐其備我○不○足○奇○恐○其○

感○我○則○奇○矣○肅曰拜官公朝謝恩私門臣所不取也如此○則○免○

朝○廷○朋○黨○之○疑○可○言訖而亡矣大哭回宮救贈太傅鉅平侯

南州百姓聞羊祜死罷市而哭江南守邊將士亦皆哭泣襄

陽人思祜存日常遊於峴山賢志遂建廟立碑四時祭之往來人

見其碑文者無不流涕故名爲墮淚碑與蜀人之思武侯彷彿相

似後人有詩嘆曰

曉日登臨感晉臣古碑零落峴山春

松間殘露頻頻滴疑是當年墮淚人

晉主以羊祜之言拜杜預爲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事杜預

爲人老成練達好學不倦最喜讀左丘明春秋傳坐臥常自

第一才子書卷六十

攜每出入必使人持左傳於馬前時人謂之左傳癖關公好

杜預好讀左傳正復相對及奉晉主之命在襄陽撫民養兵准備伐吳此

時吳國丁奉陸抗皆死吳主皓每宴羣臣皆令沉醉又置黃

門郎十人爲糾彈官宴罷之後各奏過失有犯者或劓其面

或鑿其眼此斷脛剝心之類也不意讀至三下由是國人大懼

晉益州刺史王濬上疏請伐吳其疏曰

孫皓荒淫凶逆宜速征伐若一旦皓死更立賢主則強敵

也伐之當急者二臣造船七年日有朽財伐者二臣年七十死亡

無日伐之當急者三三者一乖則難問矣順陛下無失事機出領

表有六不可解王濬伐吳表有三不可失孔明意在盡人事王濬意在順天時

晉主覽疏遂與羣臣議曰王公之論與羊都督暗合朕意決

矣伐吳之事又侍中王渾奏曰臣聞孫皓欲北上軍伍已皆
於此一緊、正盛難與爭鋒更遲一年以待其疲方可成功晉
整備聲勢、正盛難與爭鋒更遲一年以待其疲方可成功晉
主依其奏乃降詔止兵莫動伐吳之專又于此一退入後宮
與秘書丞張華圍棋消遣不州王濬緊著却用王渾緩著不
依王濬著有用之着却與張華著
無用之着文勢至此又是一頓近臣奏邊庭有表到晉主開視之乃杜預表
也表畧云

往者羊祜不博謀於朝臣而密與陛下計故令朝臣多異
同之議凡事當以利害相校度此舉之利十有八九而其
害止於無功耳自秋以來討賊之形頗露今若中止孫皓
恐怖徒都武昌完修江南諸城遷其居民城不可攻野無
所掠則明年之計亦無及矣

第一才子書

卷六十

三

晉主覽表纔罷張華突然而起推却棋枰飲手奏曰陛下聖
武國富兵強吳主淫虐民憂國敵今若討之可不勞而定願

勿以為疑棄了局中之著却助表中之著紙上與局中
無異也若失此機會則一著錯滿盤差矣晉主

曰卿言洞見利害朕復何疑杜預之棋又虧張華為之幫周
杜預之棋又虧張華為之幫周

而孫皓之規乃於是結局緊即出升殿命鎮南大將軍杜預為
矣伐吳之事又於此大都督引兵十萬出江陵鎮東大將軍鄧瑯王司馬伯出淝

中征東大將軍王軍出橫江建成將軍王戎出武昌平南將

軍胡奮出夏口各引兵五萬皆聽預調用以上是五
路陸兵又遣能

驥將軍王濬廣武將軍唐彬浮江東下水陸兵二十餘萬戰

船數萬艘以上是二
路水兵又令冠南一軍楊濟出屯襄陽節制諸

路人馬如平蜀之有
衛離監軍早有消息報入東吳吳主皓大驚急召

丞相張悌司徒何植司空滕修計議退兵之策悌奏曰可令車騎將軍伍延爲都督進兵江陵迎敵杜預驃騎將軍孫歆進兵拒夏口等處軍馬臣敢爲將帥領左將軍沈瑩右將軍諸葛靚引兵十萬出兵牛渚接引諸路軍馬吳兵只三路皓從之遂令張悌引兵去了皓退人後官不安憂色幸臣中常侍岑昏問其故皓曰晉兵大至諸路已有兵迎之爭奈王濬率兵數萬戰船齊備順流而下其鋒甚銳朕因此憂也昏曰臣有一計令王濬之舟皆爲齏粉矣皓大喜遂問其計岑昏奏曰江南多鐵可打連環索百餘條長數百丈每環重二三十斤於沿江緊要處橫截之再造鐵錐數萬長丈餘也於水中若晉船乘風而來逢錐則破豈能渡江也岑昏獻計雖是下策猶勝于黃皓之

第一才子書

卷六十

三

請師婆也○東吳前幾番禦敵都是用金皓大喜傳令撥匠工於江

邊連夜造成鐵索鐵錐設立停當却說晉都督杜預兵出江陵令牙將周旨引水手八百人乘小舟暗渡長江郗艾使人偷越山嶺

杜預使人暗渡長江前後彷彿相似夜襲樂鄉多立旌旗於山林之處日則放砲擂鼓夜則各處舉火旨領命引衆渡江伏於巴山次日杜

預領大軍水陸並進前哨報道吳主遣伍延出陸路陸景出陸景一路又在此孫歆爲先鋒三路來迎杜預引兵前

進孫歆船蚤到兩兵初交杜預便退歆引兵上岸迤邐追時不到二十里一聲砲響四面晉兵大至吳兵急向杜預乘勢

掩殺吳兵死者不計其數孫歆奔到城邊周旨八百軍混雜於中就城上舉火歆大驚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杜預巴山之兵

與鄧艾陰平之兵彷彿相似。急欲退時，被周旨大喝一聲，斬於馬下。了却吳兵

第二陸景在船上望見江南岸上一片火起，巴山上風飄出

一面大旗，上書晉鎮南大將軍杜預。杜預渡江却在陸景眼中發出倍覺聲勢

景大驚，欲上岸逃命，被晉將張尚馬到斬之，墮脚。伍延見各

軍皆敗，乃棄城走，被伏兵捉住，縛見杜預。預曰：留之無用，叱

令武士斬之。了却吳兵第一路遂得江陵。於是沅湘一帶直抵黃州

諸郡守令皆皇風賫印而降。省筆預令人持節安撫，秋毫無

犯，遂進兵攻武昌。武昌亦降。杜預軍威大振，遂大會諸將，共

議取建業之策。如鄧艾之取成都胡奮曰：百年之寇，未可盡服。方今

春水泛漲，難以久任，可俟來春更爲大舉。如田續之阻鄧艾伐吳之事又於

此一寬此第。預曰：昔樂毅濟西一戰，而併強齊，今兵威大震

四層曲折。預曰：昔樂毅濟西一戰，而併強齊，今兵威大震

第一才子書

如破竹之勢，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有着手處也。破竹

文亦如。遂馳檄約會諸將，一齊進兵，攻取建業。伐吳之事文

破竹。時龍驤將軍王濬率水兵順流而下，前哨報說吳人造鐵索

沿江橫截，又以鐵錐置於水中，爲准備。濬大笑，遂造大筏數

十萬，上縛草爲人披甲執杖，立於週圍，順水放下。汪中草人

以借箭者不意此。吳兵見之，以爲活人，望風先走，暗錐着筏

日，反爲北軍所用。吳兵見之，以爲活人，望風先走，暗錐着筏

盡提而去。又於筏上作大炬，長十餘丈，大十餘圍，以麻油灌

之。但遇鐵索，燃炬燒之，須臾皆斷。東吳欲用金克木，王濬却用火克金兩路從

大江而來，所到之處，無不克勝。却說東吳丞相張悌，令左將

軍沈瑩、右將軍諸葛靚，來迎晉兵。瑩謂靚曰：上流諸軍，不作

隄防，吾料晉軍必至此，宜盡力以敵之。若幸得勝，江南自安。

今渡江與戰不幸而敗則大事去矣。觀曰：公言是也。言未畢，人報晉兵順流而下，勢不可當。二人大驚，慌來見張悌商議。觀謂悌曰：東吳危矣，何不遁去？方知答應沈瑩乃是勉強。悌垂泣曰：吳之將亡，賢愚共知。今若君臣皆降，無一人死於國難，不亦辱乎？此處若無死難之人，不獨吳國無氣色，即書中鱉尾亦無氣色。諸葛觀亦垂泣而去。張悌與沈瑩揮兵抵敵，晉兵一齊圍之。周旨首先殺入吳營，張悌獨奮力搏戰，死於亂軍之中。沈瑩被周旨所殺。了却吳兵，吳兵四散敗走。後人有詩讚張悌曰：

杜預巴山見大旗

江東張悌死忠時

已拚王氣南中盡

不忍偷生負所知

却說晉兵克了牛渚，浚入吳境。王濬遣人馳報捷音。晉主炎第一才子書

卷六十

三

聞知大喜。賈充奏曰：吾兵久勞於外，不服水土，必生疾病，宜召軍還，再作後圖。伐吳之事，又於此一覽此第五層曲。折。以上凡作五番頓跌，出人意外。張華

曰：今大兵已入其巢，吳人膽落，不出一月，孫皓必擒矣。若輕召還，前功盡廢，誠可惜也。棋局可以不完。兵局不可不完。晉主未及應，賈充

叱華曰：汝不省天時地利，欲妄邀功勳，困弊士卒，雖斬汝，不足以謝天下。賈充更無他長，但會相幫弒君耳。炎曰：此是朕意，華但與朕同

耳，何必爭辯。忽報杜預馳表到，晉主視表，亦言宜急進兵之意。晉主遂不復疑，竟下征進之命。伐吳之事，又于此一緊。王濬等奉了

晉主之命，水陸並進，風雷鼓動。吳人望旗而降。吳主皓聞之，大驚失色。諸臣告曰：北兵日近，江南軍民不戰而降，將如之

何。皓曰：何故不戰？眾對曰：今日之禍，皆岑昏之罪。請陛下諒

之臣等出城決一死戰。皓曰：量一中貴，何能誤國？衆大呼曰：陛下豈不見蜀之黃皓乎？

美維以黃皓比張讓，吳人又以皓比黃皓，三人正是一般。

不待吳主之命，一齊擁入官中，碎割岑、昏生啖其肉。陶濬奏曰：臣以戰船皆小，願得二萬兵乘大船以戰，自足破之。皓從

其言，遂撥御林諸軍與陶濬上流迎敵。前將軍張象率水兵下江迎敵，二人部兵正行，不想西北風大起。

此時東風不興，可復借矣。

吳兵旗幟皆不能立，盡倒。豎於舟中，兵各不肯下船，四散奔走。

只有張象數十軍待敵，却說晉將王濬揚帆而行，過三山，舟

師曰：風波甚急，船不能行，且待風勢少息行之。濬大怒，拔劍

叱之曰：吾目下欲取石頭城，何言住耶？遂擂鼓大進。

若避險，峻不能

取蜀。若畏風，吳將張象引從軍請降。濬曰：若是真降，便為前

第一才子書

卷六十一

三

部立功象回本船，直至石頭城下，叫開城門，接入晉兵。孫皓

聞晉兵已入城，欲自刎。中書令胡冲光祿勳薛瑩奏曰：陛下

何不效安樂公劉禪乎？皓從之，亦與觀自縛。率諸文武詣王

濬軍前歸降。剝面鑿眼之威，何處去了。濬釋其縛，焚其觀，以王禮待之。唐

人有詩嘆曰：

西晉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千尋鐵鎖沉江底，

一片降旗出石頭。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寒流。

今逢四海為家日，故壘蕭蕭蘆荻秋。

於是東吳四州四十三郡，三百一十三縣，戶口五十二萬三

千軍，吏三萬二千，兵二十三萬，男女老幼二百三十萬，米穀

二百八十萬斛，舟船五千餘艘，後宮五千餘人，皆歸大晉。

追想孫策破劉繇時大事已定出榜安民盡封府庫倉廩次日陶潛兵

不戰自潰瑯琊王司馬伯并王戎大兵皆至見王濬成了大

功心中忻喜次日杜預亦至大犒三軍開倉賑濟吳民於是

吳民安堵惟有建平太守吾彥拒城不下聞吳亡乃降之有

霍主濬上表報捷朝廷聞吳已平君臣皆賀上壽晉主執杯

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惜其不親見之耳此杯亦是驃騎

將軍孫秀退朝向南而哭曰昔討逆壯年以一校尉創立基

業今孫皓舉江南而棄之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此數語抵一

却說王濬班師遷吳主皓赴洛陽面君皓登殿稽首以見晉

帝此是青蓋帝賜坐曰朕設此座以待卿久矣皓對曰臣於

南方亦設此座以待陛下孫皓應對捷於劉禪然帝大笑賈

第一才子書

卷六十

七

充問皓曰聞君在南方每鑿人眼目剝人面皮此何等刑耶

皓曰人臣弑君及奸回不忠者則加此刑耳明明道充默然

甚愧帝封皓為歸命侯子孫封中郎隨降宰輔皆封列侯丞

相張悌陣亡封其子孫封王濬為輔國大將軍其餘各加封

賞自此三國歸於晉帝司馬炎為一統之基矣一部大書此

此所謂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者也直應轉首卷起

句後來後漢皇帝劉禪亡於晉太康七年魏主曹奂亡於太

康元年吳主孫皓亡於太康四年皆善終不以司馬炎作結

結方是三後人有古風一篇以敘其事曰

國志煞尾高祖提劍入咸陽炎炎紅日升扶桑光武龍興成大統金

烏飛上天中央哀哉獻帝紹海宇紅輪西墜咸池傍何進

無謀中貴亂涼州。董卓居朝堂。王允定計誅逆黨。李傕郭
汜興刀鎗。四方盜賊如蟻聚。六合奸雄皆鷹揚。孫堅孫策
起江左。袁紹袁術興河梁。劉焉父子據巴蜀。劉表軍旅屯
荆襄。張燕張魯霸南鄭。馬騰韓遂守西涼。陶謙張繡公孫
瓚各逞雄才古一方。曹操專權居相府。牢籠英俊用文武。
威震天子令諸侯。總領貔貅鎮中土。樓桑立德本皇孫。義
結關張願扶主。東西奔走恨無家。將寡兵微作羈旅。南陽
三顧情何淡。臥龍一見分寰宇。先取荊州後取川。霸業圖
王在天府。嗚呼三載逝升遐。白帝託孤堪痛楚。孔明六出
祁山前。願以隻手將天補。何期曆數到此終。長星半夜落
山塢。姜維獨憑氣力高。九伐中原空劬勞。鍾會鄧艾分兵

進漢室江山盡屬曹。不獻芳髦纔及奩。司馬又將天下交
受禪。臺前雲霧起石頭。城下無波濤。陳留歸命與安樂。王
侯公爵從根苗。紛紛世事無窮盡。天數茫茫不可逃。鼎足
三分已成夢。後人憑弔空牢騷。此一篇古風將全部事蹟
慶字一空字結之。正與首卷詞中之意相
合。一部大書以詞起以詩收。絕妙章法。

